

青年文藝

第六期



M.C.(P) 1656.

青年文藝

目 錄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廿五週年	1	
抗日戰爭廿九週年紀念集	一、日本法西斯的南侵	2
	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	4
	三、抗日游擊戰爭的爆發	6
	附錄：	
	一、日寇在馬來亞的暴行	7
	二、九·一石山脚事件	9
	三、罪証俱在	10
	毛廣島淪陷前夕（小說）	12
	痛苦的回憶	14
	日本投降史辨	15
我們要永遠記住（詩歌）	16	
夜	17	
血債	17	
涓公司——希望之母（詩歌）	18	
象牙梳子（小說）	19	
飛機墜禍（詩）	24	
牽牛花與勁草（寓言）	24	
公路上（小說）	25	
罰款（獨幕劇）	27	
蛀米虫之死（寓言）	28	
此「風」不可長！	封三	
編後話	封三	
檢舉（油畫） 錫勇	封面	



作者、讀者以後投稿、來信，請寄下列地址：

123-J, Kim Tian Place
Block 122,
Singapore, 3.

出版者：人民文艺出版社

地 址： 11-B, Pekin St.
Singapore (1)

編 者：青年文艺編輯部

出版日期： 1970 年 12 月 31 日

承印者：东艺印务公司

定價叻幣三角

紀念 抗日戰爭勝利 廿五周年



十二月，對於馬來亞人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月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國主義者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偷襲珍珠港的同一天，進攻馬來亞，轟炸星加坡。殘暴的日本「蝗軍」，對馬來亞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這筆血海深仇並不隨着時日而沖淡，却年復一年加深加重起來。

馬來亞淪陷後，日本法西斯侵略軍大肆屠殺我千千萬萬同胞，企圖進行血腥統治。但是在馬來亞人民的堅決抵抗下；在世界人民的聯合反擊下，經過三年零八個月，法西斯暴徒的「大東亞共榮圈」破滅了，強盜們終於滾蛋！

但是血的洗禮，使到祖國千千萬萬兒女的心，受了創傷，應該怎樣來填補這個傷痕呢？只有一條路：血債血償！在這個世界上把帝國主義徹底埋葬，把殺人凶手繩之以法，永遠杜絕侵略戰爭！

然而，帝國主義者絕不甘心退出歷史的舞台，他們必然會再掀起戰爭，進行瘋狂的反撲。戰後美帝取代了日帝的地位，先後挑起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印支戰爭，但是戰爭的結果，美帝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泥沼裡，被世界人民打得暈頭轉向，焦頭爛額。「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美帝那裡會就此罷休，於是日本反動派被看上了，而日本反動派也想藉此站起來充當美帝的打手。於是日本軍國主義逐漸抬頭，現在，除了經濟滲透東南亞，掠奪馬來亞（包括星加坡）資源和外匯，更公然狂轟馬六甲海峽是日本生命綫，不許受到「干擾」。連台灣省，南朝鮮也劃入日帝的保護圈。現在則更公然擴軍備戰，在輿論上則公開宣揚侵略戰爭頭目「山本五十六」的反動影片，甚至派戰艦到東南亞各地「親善訪問」，這種種瘋狂黷武行動；除了宣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以外，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最嚴重的威脅。這一切都說明了帝國主義者是要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的態度是：第一反對戰爭，第二不怕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有所準備。

回頭看看二十五年前，在日本法西斯侵略軍佔領馬來亞時，馬來亞人民在祖國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下轟轟烈烈進行抗日鬥爭。而英殖民當局却盡力壓制馬來亞人民的抗日情緒，阻撓抗日運動，逮捕抗日志士，英帝其實就是日本侵略軍的幫凶！

馬來亞人民在日軍血腥統治下，過着黑暗的日子，他們目睹了日軍的殘暴，目睹了親人被屠殺，人頭高掛在電桿上，生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這一切都激起了他們的仇火，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炸，他們起來進行抗日工作了。

馬來亞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他們從侵略戰爭中深刻地認識到唯有進行反侵略戰爭，才能夠把日軍趕出馬來亞。在抗日旗幟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紛紛組織與武裝起來，向敵人進行了最堅韌和最無畏的戰鬥。

堅持了三年八個月艱苦奮戰的馬來亞人民，在全世界和平曙光下翻了身！但是勝利的果實並沒有掌握在人民手裡，却被陰險狡猾的英帝窃取了。馬來亞人民是堅信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這一偉大真理，至今仍然在對帝國主義進行持久堅韌的解放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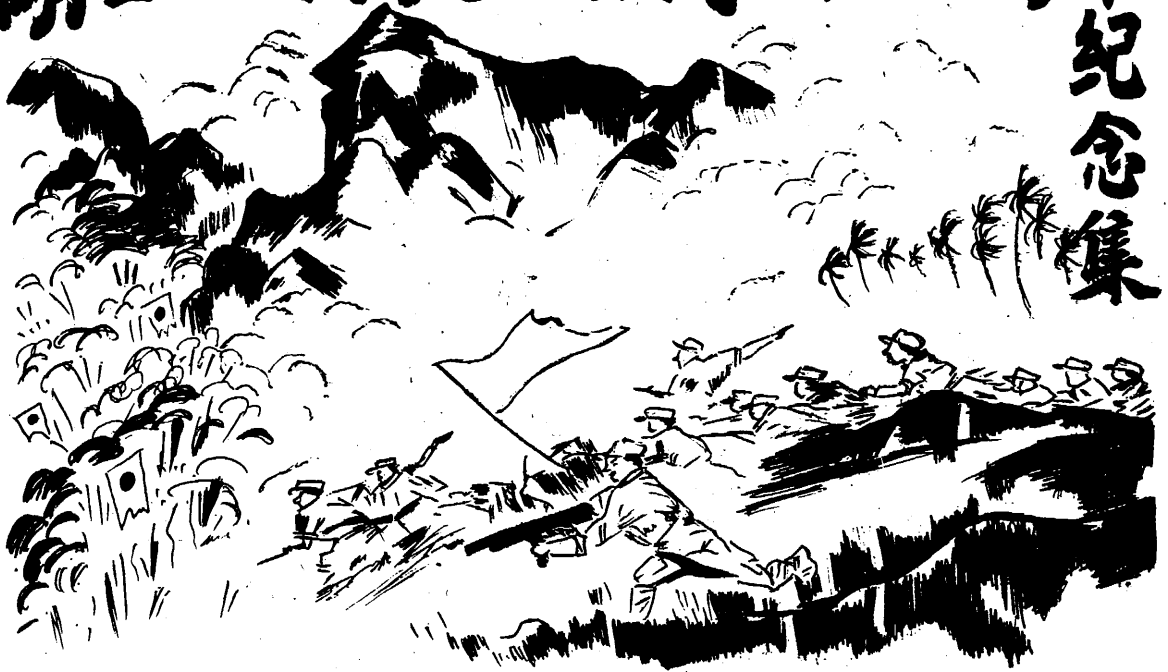
二十五年了，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二十五周年的時刻，人民應該記住：

美帝及其追隨者不斷地發動侵略戰爭，各國人民不斷地用革命戰爭打敗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戰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

是的，時代終歸是不同於二十五年前了，世界是在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歷史的總趨勢任何人也改變不了。正確的思想武裝了我們的頭腦，使我們明瞭：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準備取代美帝，充當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憲兵和亞洲人民為敵的輕妄舉動，只能是像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的蠢人一樣！

馬來亞人民抗日戰爭廿九周年紀念集



前言

二十九年前，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對馬來亞人民的侵略戰爭，這一段歷史，在目前書籍記載中，均有提及。但本社全人覺得，這一段歷史，是馬來亞人民反帝反暴反侵略最英勇最雄壯的時刻，應該詳盡、全面地整理，於是我們着手了。但鑒於本刊全人學識有限，參考資料有限，所以還是無法做到全面整理好這一段時期的歷史。

帝國主義就是侵略戰爭，今天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時刻，我們整理出這部紀念集，除了讓大家重見帝國主義猙獰的戰爭面目以外，也用以悼念千千萬萬死於日寇手上的同胞，並對為人民事業拋頭顱、洒熱血，前赴後繼英勇奮戰的烈士們致以最崇高的革命敬禮！

馬來亞在烽火中

(一)日本法西斯的南侵(註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太平洋發動「大東亞聖戰」，海空軍偷襲美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同一天凌晨四時，空襲星洲，並向馬來半島北部吉蘭丹進攻。

戰略上，日寇是「捨海就陸」，避免由海上直接進攻星洲，以泰國作為攻略馬來亞的跳板，進攻北馬吉蘭丹州首府哥打峇魯，當時顧預的英殖民軍逃得比日寇進軍還快，所以日寇簡直是如入無人之境。

日寇進攻馬來亞的最高指揮是山下奉文，參謀長是迂政名信大佐，率領四個師團約三萬人，配有優勢的空軍。殖民軍方面，除了英軍外，還有印度軍、澳洲軍、紐西蘭軍共十三萬人之多，這十多萬大軍

分佈在馬來亞各地，空軍配備有四百多架戰鬥機，此外，還有海軍艦艇多艘，照理這麼龐大的軍力，對日寇挺進該是個重大的阻力，誰知，這些洋草包竟然不堪一擊，僅僅六十多天，馬來亞就從殖民主義者手中轉入法西斯主義者手中。

十二月十日，日寇分三路由吉打州、吉蘭丹州南下，日機在彭亨州關丹海面，炸沉了兩艘英帝的主力艦：「威爾斯太子號」與「擊退號」。

十二月十九日佔領北馬第一港口檳城。

廿一日，攻入吡叻州。

廿三日攻佔丁加奴州全境。

廿五日突入彭亨州，廿八日佔怡保，卅一日攻佔彭亨關丹。至此

，馬來亞國土三分之二盡入日寇魔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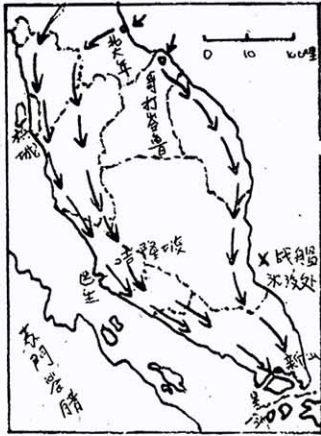
殖民軍節節敗退，日寇侵略軍勢如破竹，長驅南下。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日軍渡過士林河，在瓜拉雪蘭莪登陸，一月十一日佔領巴生港和吉隆坡。

這時，拼死奮戰的，只有南馬各州的人民抗日軍，他們的槍械是拾取殖民軍飛逃時拋棄下的彈藥。唯其如此，所以日寇才於一月十三日進入森美蘭州。佔芙蓉。

十五日攻陷馬六甲州。

廿六日進攻柔佛州的峇都巴轄和冷金。

卅一日突進到新山。這天殖民軍炸毀長堤，隔着柔佛海峽死守星洲。



日寇進攻馬來亞圖。

日寇席捲了馬來亞大陸後，當然不會放過星洲市，由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起，積極佈署進攻星洲的軍事，大批橡皮艇運到柔佛海峽，二月四日，日寇開始爆發數百門重炮轟擊星洲。

這次日寇進攻星洲採用的是「聲東擊西」、「虛實相乘」的戰略。首先把大炮火力集中轟擊星洲東北漳宜、後港一帶。

二月七日，日寇派少數海軍陸戰隊佔領星洲。北部的烏敏島，使殖民軍以為日寇將會在裕廊沼澤區上岸，集中主力在這一點迎去。

二月八日，日寇炮火更形猛烈

，空軍也出動參加轟炸。到半夜「年田師團」開始渡海，向星柔長堤西北林厝港登陸，經四五小時戰鬥，推進到登加軍用機場，星洲防綫崩缺一角。

二月九日，日寇「近書師團」也在東北裕廊區登陸，向實例打軍港推進，殖民軍放棄登加機場，退守格蘭芝河。

二月十日，日寇推進到武吉智馬，山下奉文也到達登加機場。

二月十一日，日寇沿湯申路南攻，抵達蓄水池，星洲水源遂受制。

二月十三日，日寇以坦克為前導，分東、西、南三路挺進。

二月十四日，星洲大半陷落，這一天恰逢華人農曆除夕。

二月十五日，西路日寇已經由巴西班讓攻到市區邊緣，中路日寇佔領湯申路的無線電台，東路日寇攻佔漳宜及後港，星洲市區已在包圍中。

二月十五日上午，星洲殖民軍司令白思華決定投降，首先派一名旅長偕輔政司到武吉智馬路向日寇投降，山下奉文拒絕接見，要白思華親自來接洽投降。還要白思華肩担英國旗及白旗各一面，步行經過萊佛士銅像前（日寇將英軍投降代表狼狽相攝製

成電影）。下午六點半在武吉智馬巴度克高地的「福特汽車廠」，白思華簽了降書。

二月十七日，日寇把星洲改名為昭南島，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暗無天日的血腥統治！



圖勢形坡嘉新入攻軍日

註 一：本節主要根據張本仁著之太平洋風雲史（P.23—P.33 馬來亞通報出版）。

參考資料：馬來亞歷史資料（二）（社會主義陣綫編）。

東南亞史綱（P.158—P.160 吳振強編著，星洲青年書局出版）。

馬來亞近代史（P.212—P.226，香港教育出版社編）。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英軍司令白思華中將向山下奉文投降之影

昭南日報

刊日
日一期星五
號刊創
S-3-2-A 二〇三三 日

大日本軍司令官聲明

確立東亞共榮圈 促進世界進步

馬來亞人民應與日軍協力新秩序

大日本軍司令官 山下奉文

社告

中國與東亞
汪精衛

血腥的屠殺

(二)日本法西斯暴行——

馬來亞淪陷後，日寇即把星洲分為四區，市區由警備隊管理，東區由近書師團管領，中區由第五師團管領，西區由十八師團管領。第九師團長河村為警備司令。

日寇於二月十九日出告示：『華人自十二歲起至六十歲止，須自備三日乾糧，集中一起聽候「良民登記」，違者處死。』並下令於三天內（二月廿一日至廿三日）肅清全島華僑抗日份子。因為日寇由殖民警察方面獲得「華僑抗日名冊」，該冊大部份為個人履歷及相片，包括抗日團體百餘單位之領袖、委員及重要會員之姓名地址，約有五萬人在屠殺之列。

日寇檢証之目的，表面是要肅清下列五種份子：

- 一、共產黨。
- 二、抗日份子。
- 三、義勇軍及其他卸下制服之軍事人員。
- 四、仍持有武器或繼續抗日者。
- 五、威脅公眾安全者。

其實，骨子裡係欲以血腥屠殺奠定法西斯暴力統治，尤以第五項，簡直荒謬絕倫。

檢証分九個區進行：

- 一、中峇魯區——中峇魯
- 二、大坡區——海山街
- 三、小坡區——爪哇街
- 四、惹蘭勿剎區——維多利亞英校
- 五、芽籠如切區——直落古樓英校
- 六、後港區——後港路六英里
- 七、丹絨百葛區
- 八、武吉知馬區
- 九、楊厝港區

檢証集中地四周圍以鐵刺網，架機關鎗，上刺刀，駐坦克車，並以諜報人員、奸民、流氓協助指認

。受檢者均蹲踞路中，任由日晒雨打，稍一動彈，拳足交加。受檢者，都須被詰問，對日寇要表示必恭必敬，並任其侮辱，稍逆其意，則被檢上「羅厘」，載去殺害。

凡經檢出是公務員、藝人、知識份子、資本家或身強力壯者，或一表人材，或面目可憎者、或有嫌疑者，均被驅趕上車，載到山中海濱，進行集體殺害。

檢証工作，漫無標準，受檢者魚貫而行，經過一張四方桌，正中坐着一個日寇軍官。盤問的問題，大致是：

「你認識陳嘉庚嗎？」

「你反對日本皇軍嗎？」

「你有沒有捐錢幫助中國？」

應該怎麼回答？當第一個人被盤問：「你認識陳嘉庚嗎？」時，心想總是不認識為妙，便答說「不認識」，不料却挨了一個耳光，且被指為說謊，因為陳嘉庚大名鼎鼎，作為星加坡人豈有不認識之理。

於是這個人被扣留了。第二個人見此情形，學了乖，馬上答說「認識」，不料也同樣挨了耳光，被指為反日份子，也扣留了。

總而言之，問話只不過是一種形式，日寇隨自己的好惡喜怒或憑特務奸細指點而決定放行或扣留。每個人經過三關的問話檢查，到第四關時，才由日寇用一個「豆乾印」隨便在其衣服上或面上或手上蓋一個印然後才放行，有些走了幾步又被叫回，歸入扣留行列。

有些在開始訊問之前，先同擁有財產若干者舉手，或身為知識份子者舉手，然後同他們集中於另一邊。

集體屠殺之情形，簡直慘無天日，被檢出者，用羅厘載到山中海濱，先用鐵索綁縛，四五人一串

，迫令下灘涉水，然後以機鎗掃射，屍體任海潮漂去。或以大舢載出港口，將受難者雙手反縛，用鐵綫纏紮兩大姆指，繼則兩人背靠背縛成一對，推下海中餵魚。或令受害者自掘溝坑，然後將雙手反縛，並盡驅到溝中，然後由日軍各刺殺一列，戕殺之法，隨其所欲，但只殺一刀，往往須輾轉數小時才氣絕。

或將處死者縛在樹上，叫軍犬撲上去咬。

或將處死者拋向空中，落下時以刺刀猛刺之。

或令自掘橫溝，強迫飲毒藥水，否則以鎗擊斃。

檢証一連進行多日，總計檢証遭害的人民約有十多萬。這以後日寇經常任意屠殺人民。譬如，設立一個路障，留有兩條通路：一條生路，一條死路，人民走過生路者生，走過死路者，立刻抓去殺害。或駕車巡行市街，隨便捕人來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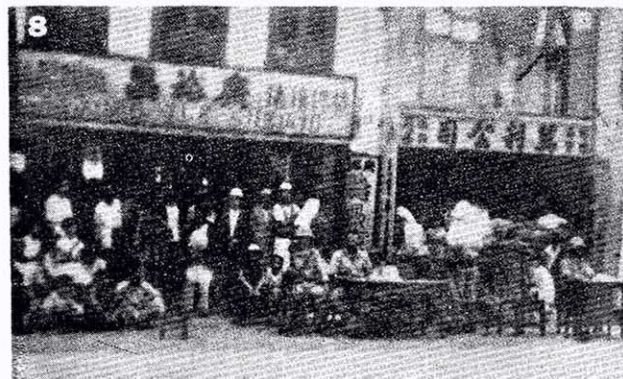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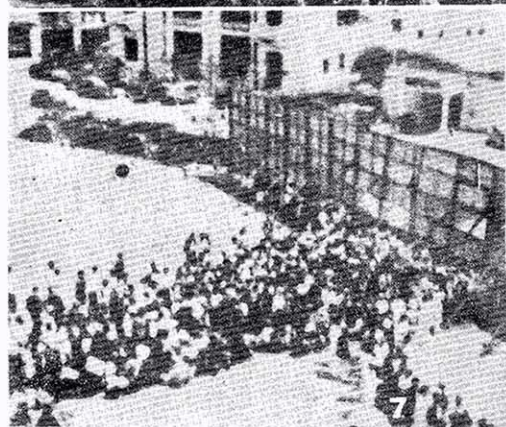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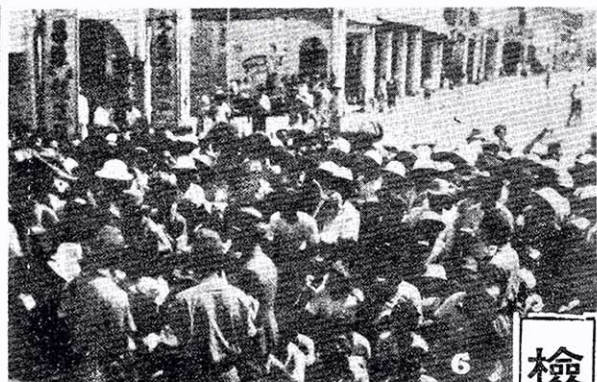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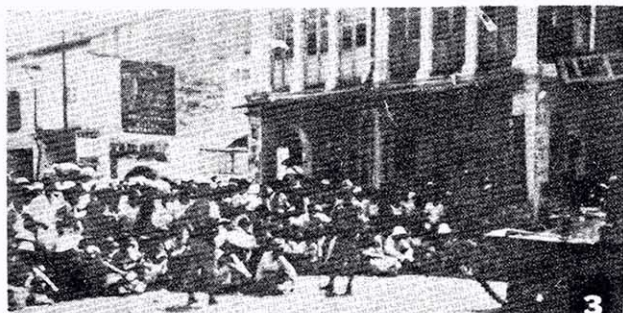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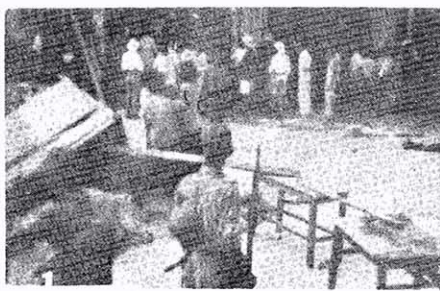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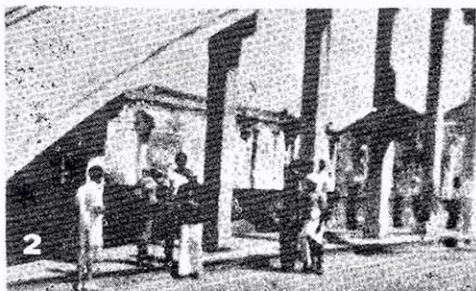
還有，突然在路上插上一面黑旗（喻死亡，要亂開殺戒之意）。路人經過者，男女老幼，全被殺害。紅燈碼頭、樹上或電桿上經常看到懸掛着遭日寇殺害的頭顱。路上或海邊經常有死人或浮屍。



日寇殺人圖：砍下首級，拍照取樂。

註：本節主要錄自國際時報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許鈺著之“昭南時代檢証大屠殺案始末記”（P.25——P.28）並參以馬來亞歷史資料（二）第三章「最黑暗的年代」。（P.15——P.16 社陣編）

暨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南洋商報編纂出版）P.57——P.58



檢
證
大
屠
殺

- 一、日寇在小坡大馬路檢証。
- 二、人民經過水仙門吊橋頭，都須受檢查。
- 三、大馬路爪哇街一帶人民受檢。
- 四、大馬路爪哇街檢証。
- 五、大坡海山街受檢處。
- 六、爪哇街一帶被檢出的人民，都遭殺害。
- 七、丹戎巴葛人民集在圍牆外，等待運去效外殺害。
- 八、大坡大馬路日寇檢查站。

(三)抗日遊擊戰爭的爆發

在日侵略軍進攻前和進攻初期，馬來亞人民在馬來亞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下進行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而殖民軍當局却處處壓制人民的抗日工作，他們把馬來亞的防衛力量，掌握在殖民主義者手中。因此它繼續禁止唯一願意並能夠領導本地人民投入戰鬥的無產階級政黨。同時，它也繼續禁止組織工會，這就堵塞了另一條支持保衛祖國的群眾力量的主要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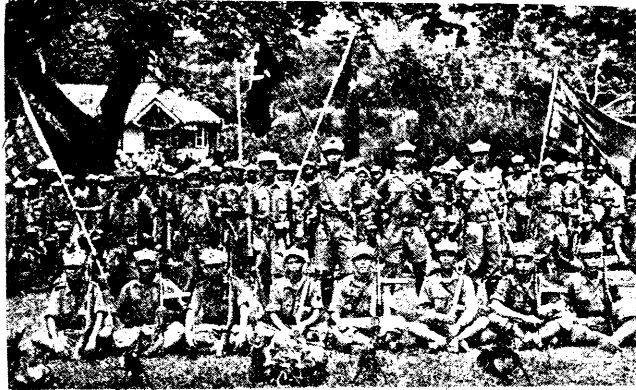
由於英殖民主義者搞亂了人民的巨大抗戰力量，因此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日寇淪陷了整個馬來亞大陸，只剩下伸手可得的孤立的新加坡島。形勢至此，英殖民當局眼見本身的利益可能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搶奪，為了挽回馬來亞的殖民利益被迫宣佈承認無產階級政黨的合法地位。不過，這裡面英殖民當局却加以嚴格地限制：第一，只有一部分被批准出來的政治犯得到釋放，另一部分數目有限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被允許協助建立本地部隊。這個部隊的軍官，只能由英殖民者擔任——這個事實又再限制了發展成為人民戰爭的潛在力量。

當時，計有一百六十五名青年在星洲受短期訓練後，即入馬來亞大陸參與組織抗日遊擊隊的工作。同時，在星洲的中華總商會也召開各界代表大會，成立星洲華僑抗日動員總會，推選負責人並設址於武吉巴梭的晉江會館。星洲華僑抗日動員總會民衆武裝部由無產階級政黨黨員林江石領導，其所招募的義勇軍於一九四二年一月正式成立。義勇軍發展很快，數天之內便由一連擴充至七連，獻身投軍的各族男女青年共三千名。義勇軍司令部設在金炎律南洋師範學校，正指揮是英殖民軍官，胡鐵副之，由英殖民政權發給舊步槍一千枝，每名義勇軍只有十五發子彈。很明顯，這是英殖民當局為控制和防止人民力量增強所採取的步驟。

只有幾天的時間，這支匆忙建立的「試驗性」部隊便被派到馬來亞抗日戰爭的最為生死關頭的戰場——新加坡戰略基地的爭奪戰。當時，義勇軍派四連赴前綫作戰，計第一連往武吉智馬，第二連往裕廊，第三連往巴詩班讓，第四連往後港四條石。在開始幾小時的戰鬥裡

，這支勇敢的，但注定要失敗的連隊抗擊着殘暴的和不斷進攻的日本空軍、大炮和新式重型機關槍的掃射。最後，這支小而勇敢的馬來亞人民戰爭部隊胚胎終於被殲滅了。隨着這英雄式的但也是象徵式的抗拒的結束，星洲終於落入日寇手中。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的戰役中，並不是日寇贏得這場馬來亞的戰爭。而是英殖民主義者通過「贏得」「戰爭中的戰



英雄的馬來亞抗日軍陣容。

爭」而失去馬來亞的。所謂「戰爭中的戰爭」，是指在最悲慘的時刻，英殖民主義者還在進行一場旨在維持殘破的殖民主義體系的戰爭。

在馬來亞歷史上，從來沒有在這麼短的時間裡，祖國和人民的鮮血，像潮水一樣不停地洶湧着，但是，與此同時，在人民深處，也澎湃着民族覺悟及民族自決。

馬來亞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他們在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統治底下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和日本法西斯侵略軍進行殊死的戰鬥。

在物質極端缺乏，環境萬分艱難之下，人民抗日軍的組織冲破重重窘境逐漸擴大起來，向敵人作了最堅韌和最無畏的戰鬥。抗日工作分兩方面。一方面是崇山峻嶺為根據地的抗日武裝部隊和分散在各鄉村、小市鎮的游擊隊；另一方面是由人民抗日同盟會在大城市進行的抗日地下工作，包括接濟糧食、物品、醫藥和收集敵軍活動情報供給予抗日武裝部隊和游擊隊。

人民抗日軍共有八個獨立隊。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雪蘭莪州成立第一獨立隊。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森美蘭州成立第二獨立隊。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日，柔北成立第三獨立隊。

一九四二年一月卅日，柔南成立第四獨立隊。

以上四支獨立隊是最先成立的。起初的一年，人民抗日軍處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堅持下去的。主要原因是民衆和抗日軍的聯系似乎被隔絕了。一方面由于日寇橫行造成嚴重的白色恐怖氣氛，另一方面是

日軍利用威脅和利誘的手段收買落後的民衆。同時，又向民衆灌輸反動的觀念，使民衆對抗日軍懷畏懼的心理。這使抗日軍斷絕了最大的

支援。

因此，抗日軍的最首要任務是突破敵人封鎖，集中力量于教育民衆和團結民衆，並時常配合小規模的遊擊行動，粉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宣傳和詭計。抗日軍逐漸和民衆取得聯絡，民衆的恐懼心理基本上被消除了，於是大批的青年走入森林，抗日軍的力量日益強大起來。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吉隆坡突然發生了一樁震動全馬來亞的「頭顱慘案」，二三十個人頭被掛在爪哇街旁及暗邦路上示衆（見附錄二）。

在這個時候，抗日軍又成立了另四支獨立隊。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吡叻州成立第五獨立隊。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彭亨州西部成立第六獨立隊。

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彭亨州東部成立第七獨立隊。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吉打州成立第八獨立隊。

總計八支人民抗日武裝部隊人數共七千多名，加上城市和鄉村數萬名抗日自衛團的積極活動，遂使日本侵略者終日坐立不安，大有草

木皆兵之驚。日本侵略軍為了撲滅這股日益壯大的抗日力量，先後幾次發動了大規模的瘋狂的圍剿，但都被抗日軍的鐵拳打得焦頭爛額。

抗日軍在每個戰役中都採取了共同遵守的原則：主動、積極、靈活、堅決，應用巧妙的戰術，抗日軍取得節節勝利。日軍在無計可施時，就實行「招安」政策，呼喚抗日軍投降。這項計劃又遭到可恥的失敗。日軍在計無從出之餘，遂更瘋狂地實行其種族主義隔離政策來分裂馬來亞人民的抗日力量。此外

，日軍又在各地強抽壯丁，硬拉工人上前綫。

與人民抗日軍同時抗日的一三六部隊，是由二、三位留在後方的英殖民軍官負責組織的抗日小部隊。一九四五年二月，「盟軍」從印度運入大量武器，抗日軍的軍備愈加充實了，戰鬥力也更加強大。於是，在民衆的協力支持下，抗日軍轉入了積極準備反攻的工作階段。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堅持了三年八個月艱苦奮戰的馬來亞人民，終於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軍站起來了。馬來亞民族是偉大的民

族，他們真正做到了「野獸面前不退縮，暴力底下不低頭」。人民只有拿起槍杆子，在馬來亞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下，進行武裝鬥爭，以革命的戰爭反對反革命的戰爭，只有組織、動員千千萬萬人民進行人民戰爭，才能最後戰勝敵人！

註：本節節錄自馬來亞歷史資料(一)
(馬來亞社陣編)

第四章：抗日游擊戰的爆發
並參考新青年(11)1969“馬來亞人民抗日鬥爭的史實片斷”P.11

附錄一

日	侵	軍	馬	亞	暴
本	略	在	來	的	行

1942年2月4日，日本開始從新山炮轟星加坡。8日，日軍在裕廊登陸。這時，華人義勇軍協助英軍奮勇抗敵，日軍切斷水源。15日英軍投降。日本宣佈改星加坡為昭南島，開始為期三年八個月殘酷的軍政統治。

× × ×

新加坡於1942年2月15日投降後，不久，日本法西斯侵略軍罪首山下奉文部下先遣部隊便開入新加坡駐紮。

新加坡島的各區，由山下屬下各部隊分別管轄。由西村中將指揮的帝國近衛師團管轄星洲島東半部。新加坡市及近郊地區由河村統率的第二前綫憲兵隊，步兵兩個營，以及五個獨立連担任防守。新加坡島的北部及西部則由的井中將及牟田口中將負責。

佔領全島工作完成後，山下奉文便向他屬下的四名司官下令將新加坡全體華人男性，集中在指定的區域以便調查其身份。有抗日情緒之人以及政府人員時，都被帶走處死。

山下的命令規定調查工作，應在二月二十三日完成，但後來又延長至三月三日才結束。

挑選應處死者的方式，以及處死的時間、地點和方法，悉由該區長官自行決定。屠殺工作是在憲兵隊監督下進行。

這種恐怖的大屠殺在全島各處均有發生，并不只以前綫憲兵部隊駐防的區域為限。被害人的確數雖無從獲悉，但日本人自己統計數字，顯示這一原則大屠殺中死去的人不下於五千人。

第一批大屠殺中的第一宗，是在二月十六日丹戎巴葛警署被憲兵隊和一百名步兵接管之後發生。日軍指揮官久村少尉在該警署設立指揮部之後，便下令將丹戎巴葛區的全體華人男子集中在三個地點：中峇魯路，廣東民路與尼路交界處和港務局。

盤問和監禁的工作，由久村少尉親自監督，他向剛剛投降了的新加坡警察局“D”部人員訓話，解釋

了消滅抗日份子的必要。

盤問以後，每天有大批華人被卡車載往丹戎巴葛碼頭上斬首。遊艇會附近海灘上後來發現許多無頭屍首。在調查期內，每天都有裝着華人的電船，從新加坡港內開出。當開到離巫拉干嗎地島的一哩處時，日本入便將這些中國人推落海，并開槍射擊。後來至少有一百五十具屍體被潮水冲到島上，其中有些還佩帶臂章，證明他們是新加坡港務局所僱用的碼頭工人。

當這些星洲華人大屠殺案開審時，屠殺時在丹戎巴葛警署內的兩名馬來亞警察督察亞瑟·約翰和湯瑪斯·伊薩克會詳細供述了這種暴行的詳細情形。

日本人命令約翰將所有區內的中國人集中在指定地點，同時并懸賞捕捉星洲一些有名望的華人僑領。

從2月17日至24日，華人經過調查後，有七百多名中國人被帶到警署裡禁閉起來，然後用卡車分批載出去，每批大約卅人左右，當時約翰不知道卡車開到什麼地方去。但是若干天後，約翰在丹戎巴葛碼頭附近看見幾具無頭屍體，死者都是中國人，兩手被反綁，頸部有刀砍痕跡。

其實所謂調查，也只是一個名目而已，日本人向那些被殺死的人所問的問題，只不過是姓名地址。有些被提出來處死，只是因為警方知道他們過去有案底；有些只是因為身上有刺花。日本人認為刺花表示他們是秘密幫會的人員，其實中國人素有刺花的習慣，那裡談得上有什麼政治意義。

另一次屠殺約五十名無辜中國平民的事件，是二月廿三日本田峇路附近的海灘上發生。目擊當時情形的李秀國就住在離海灘不遠的一座屋子裡。

二月廿三日下午，他看見三輛載着中國人和日本衛兵的卡車，在他門口經過。卡車在離他屋子不遠處停下來，車上的走下來後，李秀國看見那些中國人都被反綁着手。日本兵然後將每三個人綁在一起，帶他們經過華人游泳會邊的一條小巷，一直到海灘上。遠遠跟在後面的李秀國看見那些中國人跪在海濱，面向着海，日本衛兵則站在他們後面。一名日本軍官揮動紅旗為訊號，日本兵有的開槍射擊，有的則舉起軍刀砍死了這些中國人。

另一次屠殺，也在二月廿三日發生，地點是在東濱路七咪石附近。事前，在芽籠區的中國居民，於二月十八日至廿日間會被集中在直落古樓英文學校調查。

在華人大屠殺的審判中，一位証人高亞林會詳細

說起當時的情形。二月廿日，他被押往這間學校，看見至少已有三千名華僑集中在那裡，其中小的不過十六七歲，老的約五十歲左右。

問話開始之時，日本人叫那些擁有財產價值在五千元以上的人舉起手來。舉手的人，被吩咐站在一邊，後來又被帶到另外一片空地上去，第二批被選出來的是教師，海南島人和來到馬來亞還不到五年的人，這些人都被帶進學校裡關起來。高亞林不知道這些關在學校裡的人確數有多少。但是和他同在一間房間裡的不下二百人。

第二天，所有關在學校裡的人，都被兩個的帶到外面停着的卡車上，一直開到實乞納心咪半附近。日本人將這些人驅下卡車，用繩子將四五十人捆成一長列，趕他們走上一個山坡，不久槍聲就響起來了。那些不願上山的人則被日本人用刺刀頂住了趕上山。

高亞林也是這些人之一，當他們被趕到山頂時，他掙脫了綁，逃進林子裡面。日本人會向他開了幾槍，但是並沒有追他。跑了幾哩路之後，他才抵達樟宜路附近一個朋友的家裡。

在濱路屠殺案中的死者，後來都就地埋葬了。一個名叫亞妹的女工，因那天早上正在附近替日本軍掘壕溝。當日本兵槍殺了中國人之後，又放火把附近的屋子都燒掉，亞妹的屋子也被燒了。幾天後，亞妹重新回到這個地方，還看見有屠殺的痕跡。地上散滿着眼鏡、米、鞋子，破爛衣服、私人證件等等。所掘的溝已經填滿了。幾天之後，野狗在這裡找食耙土，又露出了一些新的証據。

二月十八日至廿日間，住在惹蘭勿利區的中國平民，都被驅往域多利亞學校的運動場裡集中起來。經過所謂調查之後，挑出了約八百名“不妥”份子。

以後三四天內，這些不幸的人絡續被分批帶出去屠殺，第一批約一百廿人，是在離馬打依干村一哩的地方被殺死。第二批是在丹拉美拉附近的樟宜海灘上被殺，死者六百人。

王本英是在域多利亞學校被調查者之一。因為他是為政府工作的，所以也被挑了出來。後來他和別人被日本人押上卡車，開往離樟宜監獄約半哩的地方。他們下車後，日本兵押着他們經過一條小巷到了海灘上，王本英敘述當時的情形說：

「我們下了卡車後，日本兵將我們五個人一批綁在一起，押往海灘，我到了那裡，看見海灘已躺着不少死屍。他們都是中國人，日本兵將我們趕下海，命令我們向前走，我們離岸約二百碼的時候，岸上的日本兵便向我們開槍，我在走下海裡的時候，已偷偷的掙鬆綁着我的繩索。這時，我掙脫了綁，向馬打依干游去，我在岸上一間木屋裡躲了一晚，才又逃出。據我所知，那次和我一道的那麼多人中，另外只有一個人逃了出來，不過他受了傷。」

另一個死裡逃生的米中群所說的經歷，比王本英所說的還要可怕得多。他離開域多利亞學校，被日本兵押上卡車。當時一道開出的卡車有十一輛，每輛卡車上載着大約卅五個中國人。他們到了海灘上之後，每十一個人被綁在一起趕下了海灘。接着日本兵竟向他們開機關槍。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被打死了。他敘述當時的情形說：

「他們都中了機關槍彈，相信他們都已死了，因為我以後一直沒有再見過他們。我站在第五排，子彈

打中了我，但是沒有將我打死。我倒在地上，別的中槍的人又倒在我的身上。我當時差不多已失去知覺，後來又有人在我頭部重重的踢了一腳，我便完全失去知覺了，當我醒回來的時候，天已黑了。這時，潮水開始上漲，海水已浸到了我的臉上，就這樣被弄醒了。我這時還被綁着，但是附近正好有一塊尖銳的岩石，於是我就慢慢將繩索磨斷，逃了出來。」

日本佔領軍開始「掃蕩」的下一個區域是福康寧區。日本憲兵會同陸軍於二月十九日開始搜捕區內的中國人。四十八小時內，八千名華人被集中在里峇峇利路和渥路的交界處，開始了一共歷時三天的甄別調查。總計有三百至四百名「不妥」份子被挑出來，交與憲兵隊去處決。他們分批帶到樟宜海灘上槍決。這一次屠殺工作，一共經過三天。

二月十八日，日皇近衛軍師團防區內開始了逮捕華人的工作。約一千名中國人被集中在一個地方，日本兵問他們誰的身上有刺花，他們的職業是什麼。這種發問，只不過是作為一種幌子，以証明所謂甄別的工作是在進行着。結果，不論怎樣回答，日本兵拘留了約三百人之後，才把其餘的人釋放。

三百人中的一人，後來敘述當時的情形說：

「我的弟弟獲釋了，但是我和其他兩個兄弟則被扣留。他們用卡車把我們送到幾哩外的一個地方，着我們把衣服脫了，檢查身上的刺花。我們又被趕上卡車，開到炭巴路十一咪石附近。我們到了那裡看見已有十一輛卡車裝滿了中國人停在那裡。附近有約一百名日本兵包圍着……我們在海邊一座花園裡跪了約廿分鐘，日本兵把我們一批約十八個人，押到一座橡膠園旁邊的空地上。那名日本隊長用刀在地上劃出幾個字，自稱是我們的救星。我們還以為我們可以有機會逃去，大家便朝着後面一座小山上跑去，怎知後面響起了槍聲。不過除了兩人外，其餘的人都逃走了。」

但是其他的人都不這樣幸運。據悉約有三百人在同一個地點被槍殺。三天後有人經過這個地方，看見海邊盡是屍體，公共衛生部代為掩埋了一百具以上的屍體。

新加坡最後一次集體屠殺中國人的事件是在三月一日發生，在二月底前幾天，馬打依干區中國人開的咖啡店裡貼出了報告，命令當地居民到樟宜路八咪半處集中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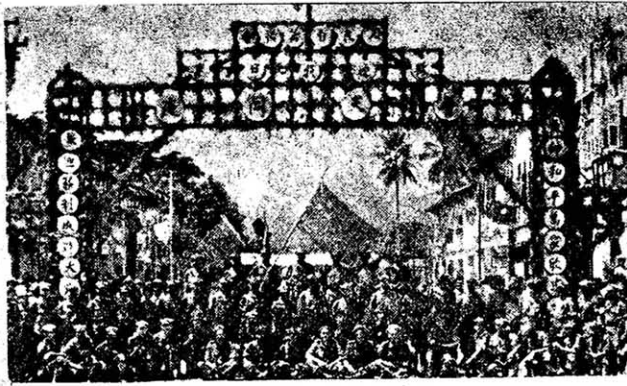
到了三月一日那天，經過所謂甄別之後，約有三百名中國人被押赴樟宜路十咪石附近的森峇依加村附近。住在這個村子裡的一個中國人，戰後在戰犯審判時供述當時目擊的情形說：

「這天下午，我看到二輛汽車經過我家門口。其中一輛插着一面紅旗，另一輛插着一面藍旗，幾個日本兵從車上跳下來，檢視了我屋子後面巷尾的防空壕，之後便又離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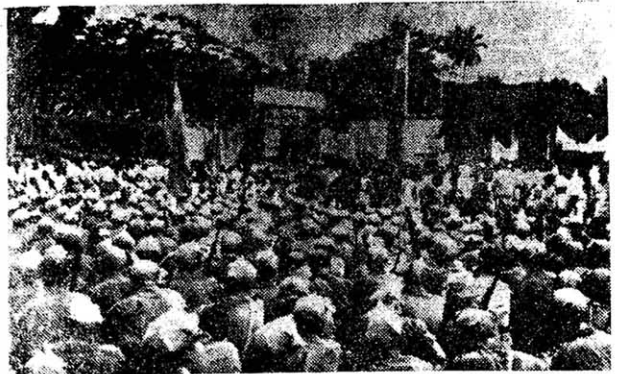
兩小時後，六七輛裝滿了中國人的卡車經過我門口，在防空壕前停了下來。日本兵令那些中國人落車，跪在防空壕的門口。當時我躲在一株芒果樹背後，看得清清楚楚。接着，機關槍響起來了，一個個都倒了下去，有些倒下之後還在呻吟着。不久，那些空着的卡車又開走了。

幾天之後，當那些屍體被泥土薄薄的掩蓋了之後，我又到那裡去看了一次，嗅到了難聞的臭味。於是我們農人們又重新把屍首掩埋好。」

錄自“日本軍閥暴行錄”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到處受人民歡迎。



馬來亞人民為抗日勝利，紛紛舉行集會慶祝。

附錄(二)

九一石山脚事件



一九四二年九月初，馬來亞無產階級政黨中央常委會在吉隆坡召集全馬各地黨部各抗日軍高級幹部會議，會場地點在距吉隆坡北部約九里的「石山脚」下的二間茅屋，屋後是小山崗，後有深密的密林，以此北向西地方，可通抗日軍模範中隊駐紮地，屋前面有一條小河，對岸是橡膠林。這地點情形敵人完全有所聞了，但因有森林山崗做掩護，並且四通八達，既使敵人動員五千也無法圍捕。到會者有各州黨首要與抗日軍高級幹部，還有七名衛兵，幾個服務員，一共是四十多人，備有手提機關槍二支，一挺輕機關槍，一支步槍和一些短槍。

會議的召集非常秘密，尤其是

會議地點，既與會代表事前也不知道，但是據說有一位奸細（可靠為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全國政委秘書，敵人特務萊特）帶了日寇捉去一個交通員把會議地點用苦刑迫出來，日寇立刻從各地集合二千以上大軍，在吉隆坡大山脚的外圍，把它四重包圍，企圖一網打盡。當時日軍擁有無數輕機關槍，還有大刀隊。

據說這秘密會議，在八月卅一日開預備會議，當夜與會者都在會場睡眠，外間有衛兵放哨，翌晨四時半，天色微明，衛兵忽望見石山脚河對岸的橡膠林裡有人影閃動，他立刻喝口令，但對方的機關槍和步槍應聲開火，槍聲一響，衛兵們齊起應戰且一面死守，一面掩護代表們從屋後急速撤退，衆人想衝上小山崗，崗後早有敵人埋伏，集中火力射擊。來回數次，都無法衝過，東北與北方被圍得緊，且有敵兵分三五隊直撲過來，這樣使他們不得不決定走西北方。他們四十餘人一齊衝擊，到了泥沼地帶，敵人的大火力從四方八面交接射到，五六人中彈倒下，其餘逼得分兩隊奪路走，經過廿分鐘，到雙溪多河，對岸早有敵人開火擋住，幸有二個衛兵偷泅過河，用一陣機關槍的火力奪開了血路。渡河後，前面炮火更加猛烈，迫使他們放棄衝到模範中隊駐紮的計劃，而轉向西南的「閩津」地區衝去到達雙溪多公路上，那裡又有敵人嚴密戒備，卡車不息地巡邏。經過五次猛衝，才在槍林

彈雨中衝出了近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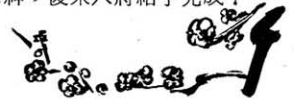
事後石山脚附近的居民全部遭殃，狹持刀槍的日本兵按戶搜查，幾乎沒有一家能避免，他們翻箱倒篋的洗掠一空以後，少壯男子被捕綁雙手，許多無辜者被捕以後，有的關了幾十個月才放出來，有的一去不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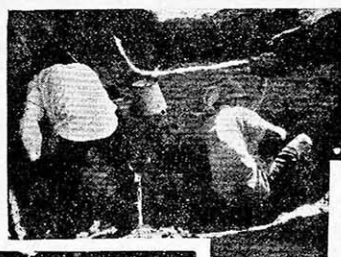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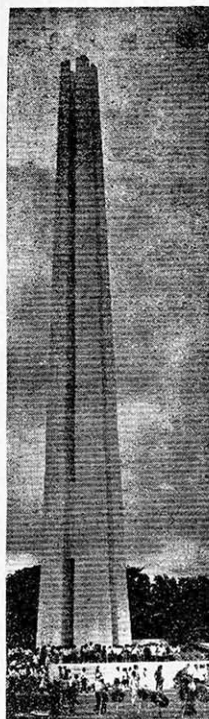
據抗日軍公佈那一役殉難的十幾人，包括：中央軍委小忠，柔北地委：小康，第四獨立隊代表：宋老，正隊長阿副，第一獨立隊黨代表許慶彪，第五獨立黨代表許青，吉打地委：陳炳宏，第三獨立隊黨代表：陳章崗，檳城地委：女燕，另外七名衛兵，三名服務員，其中一名是女性。

九月一日下午，爪哇與暗邦街上便陳列着二、三十顆被砍下的人頭，據說有一部分是石山脚的無辜居民，當然也有抗日軍。

對於這些偉大的烈士們，我們除表示萬分的哀痛並致以無限崇高的敬禮，他們在法西斯的恐怖時期英勇地站在保衛人民利益的最前綫，他們為了自由，為了人民的光榮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們在祖國歷史上，寫下了永不磨滅的光輝的一頁，我們怎樣也忘不了他們的豐功偉績！

安息吧！烈士們，你們的願望與精神，後來人將給予完成！





遺骸
處處



血債纍纍



附錄三

罪証俱在!

一九六二年初，星洲多處相繼發現埋有日寇佔領時期慘被集體屠殺的纍纍枯骨。於是在中華總商會的領導下，於一九六三年三月開始發掘，發掘地點計有三十五處即：

1. 榜鵝海邊
2. 肯士律
3. 惹蘭加由
4. 楊厝港律
5. 武吉知馬律六英里
6. 甘榜丁雅十六英里
7. 絲絲街
8. 哥薩茶桑律四英里半
9. 淡爾馬拉
10. 瓜拉洛陽
11. 樟宜十一英里一須久
12. 勿洛八英里三須久
13. 惹蘭安拔
14. 烏魯班蘭

15. 武吉知馬五英里半
16. 武吉知馬七英里
17. 西海岸路八英里半
18. 湯申律六英里一須久
19. 亞歷山大律
20. 實里打十二英里半
21. 裕廊惹蘭拉馬
22. 西海岸路九英里
23. 漳宜十英里半
24. 裕廊成都園
25. 裕廊雲南園
26. 裕廊南大略
27. 裕廊十七英里半
28. 林厝港山竹路
29. 林厝港十七英里三須久
30. 林厝港芒核園
31. 林厝港十七英里一須久
32. 林厝港十八英里
33. 林厝港通和村
34. 惹蘭培本山谷

33. 林厝港十八英里一須久
34. 林厝港通和園
35. 惹蘭培本山谷

其中惹蘭培本山谷一處，掘出遺骸最多，估計有二千二百具左右。殺人坑一百多處，挖掘工作進行時，鋤頭僅入土尺餘，白骨即告出現。遭害者身上物：褲帶、鞋、鎖匙等，不計其數，日寇用以殺人的子彈亦赫然可見。

殺人坑中，還發現女人的耳環和兒童的腳環及符管，從這些零碎物品，証實了婦孺也慘遭殺害。日寇欠下馬來亞人民的血債真是不可計數！血債一定要血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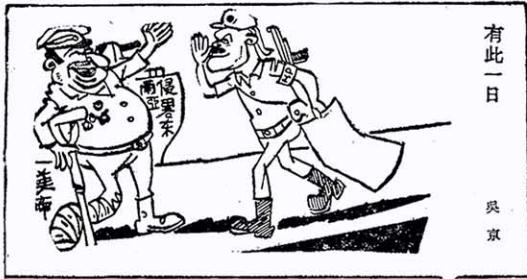
所有出土遺物目前是陳列在晚晴園文物室。

所有出土骸骨全部裝殮，一九六六年移葬於「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旁的基台之下。

發掘1942年—1945年日本佔領時期
死難人民遺骸所發現之一部份遺物
(現置於晚晴園陳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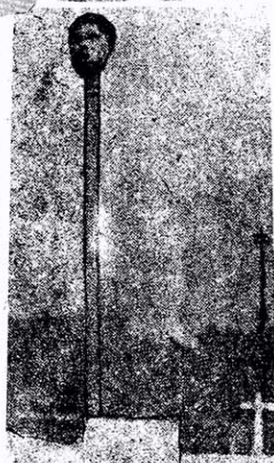


看，這就是日寇實行屠殺政策的血証！



有此一日

吳京



被日寇置於吉隆坡的人頭

被日寇置於霹靂的人頭

後記

整理了“抗日戰爭三十周年紀念集”後，我們覺得有幾句話需要交代：

一、我們曾經參考了一些書籍，及個別作者對這方面的文章，我們曾經節錄了這方面的文章，或以這方面的文章作為藍本，而並沒有得到個別作者的同意，這裡我們應該先給以致歉。

二、如果我們整理的紀念集，有什麼謬誤之點，我們希望各地朋友來函指正，務必廓清這段時期的歷史，不使“歪曲”。

三、對於讀者以及各地朋友，惠來的抗日稿件，相片和資料。本刊同人除了感激以外，並望各地朋友繼續發掘這方面的資料。

美日反動派的美夢

紅梅

— 青年文藝編輯部

資料室整理 —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

殭屍復活



毛廣島淪陷前夕



·連堂·

夜色逐漸黯了下來，小島上籠罩着一層緊張的氣氛，因為實行燈火管制，所以這座小島彷彿是遺落在洪荒的年代裡了。海風在呼嘯着，遠處不時傳來日本鬼子連天價響的轟炸聲。

戰火就將燃燒到這島上來了！就在島上一座工人宿舍裡，有整百個人在聚議，地上只有一盞土油燈，門窗都緊扣着，婦女、老人、小孩、青年人，大家圍坐在地上，有些背着包袱，神情是一律的，緊張又嚴肅，靜靜地諦聽阿叁的講話：

「各位父老，星加坡的淪陷，已經是早晚的事，我們這裡一定會更快地被日本鬼搶去，在我們的土地被日本鬼搶去之前，我們不讓他們便宜，要叫日本鬼子付出一定的代價，我們要跟日本鬼子抵抗到底！」

現在，紅毛人準備投降了，紅毛人寧可把鎗械交給日本，不要分發給我們去打日本鬼子！」

阿叁的話剛落，一個青年迫不及待地搶着問：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沒有鎗那能打日本鬼子？」另一人說。

「這就是今晚我要跟大家商量的，」阿叁看着眾人，接着說：「我們一安要想辦法搶奪一些武器。相信日本鬼子很快就會攻到這裡，……」就當這個時候，從星加坡那方面傳來了十分密集的炮聲，有些人的臉上現出了茫然恐懼的神色。

「怎辦呢？」有人在嘆氣。

「跟他拼呀，怕什麼！他媽的！」阿米嚷着。

「大家安靜點，聽阿叁的。」端伯說。

阿叁咬了一下嘴唇說：

「早上我們在油池裡，聽到幾個紅毛在商量，他們準備投降日本，他們現在要保護這些油池完整交給日本鬼子。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這些油池炸掉，不能把油讓給日本鬼子。」

「好，好啊！」

「我去！」

「我去！」

有幾個年青人嚷着站起身來就要出發。

「不，不，應該計劃一下。」

阿叁制止地說。

「是的，應該計劃一下。」端伯點點頭說，「不過，老人、女人和小孩子應該先安頓他們到安全的地方。」

「阿桂、阿林和阿圓」阿叁說着，「你們兄弟三人負責用摩多舢舨把所有的老人、女人和小孩子載到小毛廣島去。在「七里芭」，阿達已經跟阿敏、達裕丁聯絡好了，你們就全部住在馬來甘榜裡。」

撤退的工作立刻開始了，大家隨着阿叁到海邊。婦女們邊牽抱着小孩，還一邊噙着淚抽泣着上了舢舨，老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向阿叁他們揮手。阿叁也向他們揮手，忽然看見端伯還留在岸上，便走過去對端伯說：

「端伯，您也上船吧！就要走了！」

「不！阿叁，我留下來！」端伯說。

「您要留下來？那怎行，日本鬼子馬上就要過來了。」

「阿叁，你以為我怕日本鬼子麼？」端伯不滿地說。

「端伯，我不是這個意思，您

留在這兒有危險。」

「危險？哈！我活了這麼一把年紀，也够了。況且抗日之心人人有，我總不能看着你們去打鬼子，要我閒着，我可不幹！」端伯嚴肅地堅決地說。

端伯的話就像一股火燃燒着阿叁的心，阿叁覺得眼前的這位老人——端伯的形象是那麼高大，倔強，鮮明。他不由得激動起來，漲紅着臉，興奮地拉着端伯，有您這樣的人，我們一定會勝利。」

兩人相視着，臉上露出笑容來。這時，有人在喊：「快上船啦！就快開啦！」阿叁和端伯立刻走向那幾隻擱在沙灘上的舢舨，幫忙島民收拾東西搬上舢舨。忽然，身後響起了一聲清脆的小女孩的喊聲！

「爸爸！」

阿叁回頭一看，見是阿叁嫂和他的小女兒小翠，阿叁嫂滿臉淚痕，呆站在那兒，臉上的泪珠還不斷地淌下來。小女兒小翠睜着眼睛，看着爸爸。阿叁向她們揮手，高聲喊着：

「妳們好快下船啦！」

「爸爸！」小翠忽然掙脫母親的手，奔到阿叁的跟前，阿叁俯下身子讓小翠攬着他的頸項。阿叁嫂隨着也趕了過來。

「小翠媽！時候不早了，妳們快下船吧！」阿叁催促着她。

阿叁嫂解下包袱，從裡邊拿出一件舊大衣，披在阿叁的身上，抽泣着說：「你穿上，別着了涼！」說着，眼淚淌了下來。

阿叁的鼻子一酸，差點也掉下泪。但他壓制自己，堅決地說：

「小翠媽！往後一切自己照料啦！好好保重身體。」他又抱起小翠，替小翠理了一下那蓬亂的頭髮，在她的小臉蛋兒親了一親，說：

「小翠，妳要記住，要替爸，替這些親人們報仇！」小翠似懂非懂地看着爸爸，又望望媽媽，媽媽的身子不斷地顫動着。阿叁放下小翠，忍不住又把她抱了起來，說：

「小翠，以後要聽媽媽的話哦！」

「爸爸！」小翠睜着兩隻大眼睛，天真地看着爸爸，點了點頭。

阿叁嫂抱過小翠，揹着包袱，看了看阿叁一眼，就走向舢舨去。這時候，岸上的人都已上了舢舨，舢舨徐徐地離開海岸，向小毛廣島的方向駛去。

「小方，小陳，你」在就帶所有的兄弟上山去，把一個油池全部炸掉了。油池爆炸後，就下山來，我和端伯在山腳下接應你們，在「峇叻尾」我們準備了三隻舢舨，到時，我們全部到新山去參加遊擊隊……」

興奮而熱烈的工作分配了，兩組人馬上即分頭進行工作。沙灘上一個人影也沒有，一切又歸於闐寂，海風呼嘯得更猛了，從星加坡島上傳來的炮聲越響了……

舢舨行駛了約莫一刻鐘的時間，已在海中心了，遠望在黑暗中的毛廣島，大家的心頭都籠罩着一層難言的痛苦。然而，身在毛廣島進行鬥爭的親人們，他們能不能完成任務？會不會安全回來？舢舨上有人在問：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毛廣島一點動靜都沒有，會不會——」正說話間，一聲轟然巨響擊破了黑夜的沉靜，一股火龍冲天冒然而起，熊熊的烈火在山上的大油池裡爆發燃燒起來了！

所有在舢舨上的人們不禁發出了一陣歡呼聲，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心中不期然湧起一股歡欣，大家點頭示意：「我們成功了呀！」

是的，我們成功了！我們英勇的戰士，冒着生命的危險堅決地完成了第一個油池的爆發任務。但是，還有六個油池……島上的英軍包圍過來了，形勢一時發生變化。這時候，又有四個油池爆炸燃燒起來了，但這是四條人命的代價啊！殷紅的火光把半個天都照亮了！

「碎！碎！碎！」島上的英軍毫不放鬆地向戰士們開槍，又有幾個戰士中彈倒地，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壯烈地犧牲了！還有兩個油池

，我們一定要堅決把它炸掉。但是，英軍的槍聲越來越緊迫了，怎麼辦呢？這時候，小方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對所有的戰友說：

「兄弟們！現在是我們貢獻生命的時候，我們不管英軍的炮火有多猛烈，也要堅決完成任務。現在，誰肯留下來和我一道去炸掉油池！」說着，嚴肅地看着所有的戰士。

「我去！」

「我去！」

每個戰士都搶着說。

「好！小李，你站出來。」小李依言站了出來。小林接下去說：「小陳，你帶領其他的兄弟衝出去，把英軍引去，然後到「峇叻尾」和阿叁他們會合。」

於是，剩下的戰士，就由小陳帶領着衝了出去。這一邊，小林和小李在盤算着如何去炸油池。他們伏在地上，慢慢地向油池爬去。爬到距離油池約幾十碼的地方停下來，看看四周的英軍沒什麼注意時，小林就對小李說：

「你衝上去把油池炸了。」

「是！」小李應了一聲，再往前爬了兩步，忽然立起身子，往油池衝去。將近油池時，一排子彈掃過來，只見小李一個跟斗倒下來，顯然是中彈了。小林心裡一急，暗中在想：「癱了！完了！」但一剎那間，小李又站起來，猛向前撲去，炸藥也跟着飛了出去，一聲巨響，油池爆炸了！

小林看着小李的屍體，內心一陣激動：「真是好樣的！」當下也不再多想，站起身子向另一個油池奔去，還沒有到油池旁，身上已中了數彈，躺在小李的身旁。「不！不！我不能倒下去！我不能倒下去！」他摸着小李那冰冷的手，堅決地說：「同志！相信我，我會完成任務的！」一種力量忽然充滿了全身，使他又站起來，他握着炸藥，連人和炸藥一齊向油池衝去。油池爆炸了，又一個祖國優秀的兒女，英勇地犧牲了！

在火光影裡，也照到了沿毛廣

島岸邊密佈的青藥旗，從青藥旗裡迸射出密集如雨的槍彈，炮彈在島上各處炸開了花，「拍達拍達！」野獸一般的吼叫，夾着哨子聲，皮靴聲，沖上岸來了！

端伯揪着阿叁說：「你快點跑，跟山上的兄弟從山尾的「千尺崖」跳海逃走，快！」

「不！端伯，我們一起走。」說着，阿叁拉了端伯往山上跑去。一路上，子彈從他們的身旁頭上呼嘯飛過，端伯的身上已經中了幾顆子彈，鮮血不斷地淌着。

端伯一路跑一路跌，阿叁總要停下來扶他跑。背後的槍聲越來越近了，越響了……端伯喘着氣，摔開阿叁的手說：

「阿叁，你走吧！我不行了，怕會連累你。」

「不！端伯，我們還沒有絕望，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們總有希望逃出去。」

端伯搖搖頭，不肯走，他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說：「阿叁，我老了，死了不要緊，你還年青，你要逃出去，要替這裡的鄉親們報仇啊！」說完，就拿了一包炸藥往日軍的方向走去。阿叁要跟上去但已太遲了只聽到一聲轟然巨響，接着又是一陣亂槍，端伯搖幌了兩下，倒下去了。

阿叁一路朝山尾跑去，這時，另一件可怕的事發生了，一路上，他一直發現了戰友們的屍體，都是被鎗打死的。靠近「千尺崖」時，他更發現到小陳的屍體，當時小陳還沒有斷氣，阿叁屈着膝，扶起小陳的頭，只聽得小陳喃喃地說：「叁哥，兄……弟……們……都……被紅……毛……開……槍……殺……要報仇！」說完，頭一側，斷氣了。阿叁站起來，默默地敬禮：

「同志們，安息吧！你們的英雄形象永遠留在世上，有朝一日，馬來亞人民會替你們報仇的！」說完，就縱身一跳，往新山的方向泅水而去……

一個晚上，我約了幾位工友到陳老伯的家裡去。他是個老工人，今年已有五十出啦。我們圍坐在陳老伯的身旁，聽他講日本軍閥侵略馬來亞的故事。

黯淡的燈光，映照在陳老伯那滿是傷疤的臉孔上。只見他低垂著頭，思索了一陣，終於用乾澀而悲憤的聲調對大伙兒說了：

「日本鬼子侵略馬來亞的時候，你們還沒出世，我已只是個二十來歲的人。馬來亞淪陷的第二年（註一），人民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當時要食米不容易，「賑濟所」所能分到的，都是些臭米、臭魚乾、硬麵包之類與腐爛的東西。我們迫不得已才偷挖人家的蕃薯，磨成碎塊，然後和臭米滲在一起煮來吃。有時分不到臭米或硬麵包，就去偷摘人家的蕃薯葉，有時也採溪邊的小草，聊以充飢。」陳老伯喝了一口茶，臉上表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樣子，又接下去說：

「鬼子在各個地區設立了集中營，大規模地進行「檢証」，凡是在「檢証」中被發現無証件者，一律被捉出來砍頭！」

「啊！日本鬼子的心真狠呀！」一個工友禁不住叫了起來。

「陳老伯，當時「檢証」的情形是怎樣的？」我迫不及待地問陳老伯。

「好，這就說給你們聽。那一天，我和哥哥到丹戎百葛集中營去。到達那邊，只見黑壓壓的一片人潮，有赤着上身的，有穿背心的，但此刻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詛咒與憤怒。我們滲在人群中，熾熱的陽光照在我們的頭上，臉上和身上。大家的心裡都升起了一股恐懼的感覺，彷彿死亡頃刻間就會降臨一樣。

幾個日本憲兵端着檢，懶洋洋地站在人群的外邊。哨站上的太陽旗，迎風飄揚，彷彿是血盆大口要吞噬這股人群似的。哨站外停着幾輛大卡車。

忽然，遠處傳來汽車的汽笛聲，人群中起了一陣騷動。一輛小型的吉普車在哨站停下來，一個軍官

模樣的日本人從車上走下來，哨站的日本憲兵立刻立正。

「檢証」開始了！

在這次「檢証」中，凡是被嫌疑與抗日軍有關係的「壞人」，都被「檢」出來，站在一邊。而其餘的檢在另一邊，等待日本軍官蓋印（註二）。

當輪到我和哥哥被「檢」時，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証件」，於是，我們就成了「壞人」。日本鬼子強迫我們登上吉普車。此刻，佈

痛 的 苦 回 憶



☆陳伯口述☆

滿在人們心頭上的就只有兩個字：「死亡！」

陳老伯停了一會，嘆了一口氣，然後接下去說：

「當時的酷刑可多了，有一種叫「活埋」——日本鬼子強迫一批「抗日份子」挖了一個大坑，然後把他們綁起來，叫他們站在坑邊，接着就用機關槍掃射，即使不死的，跌到坑裡去，也會被第二批「抗日份子」活埋死。我的哥哥就是這樣被埋死的！」

陳老伯說到這裡，眼眶裡滾動

着汨花。一時間，大家都靜下來，我們的心頭湧起了憤怒。陳老伯擦擦眼睛，又說：

「有一種叫「灌肚」——就是把橡膠管塞在人的嘴吧，實行餵水灌肚，等灌得肚子脹脹的，日本鬼子就踏在他的肚皮上，亂踢一陣，把水迫出來……一直把人折磨到死去。

另有一種叫「剖腹」——日本鬼子把「抗日份子」綁在樹下，用刺刀切開肚子，然後把腸胃拉出來；如果抓到孕婦，殘酷的切開孕婦的肚子，把未成型的嬰兒挖出來！」

「你們看看我臉上的傷疤。」陳老伯指着臉上的傷疤對大伙兒說：「這也是日本鬼子的傑作！幸而我還沒有死去！」

「陳老伯，日本鬼子這樣猖狂，那到底有沒有人起來反抗呢？」一個工友忽然這樣問起陳老伯來。

「有呀！那是英勇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他們神出鬼沒，到處給日本鬼子狠狠的打擊。鬼子恨透了抗日軍，千方百計妄想撲滅人民武裝力量。然而，事實正與願反，咱們親愛的抗日軍戰士，越戰越勇。日本鬼子陷入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終於被打敗了！」

「小伙子！你們要記住，這一段血海深仇！」陳老伯望着我們。聽了陳老伯這段悲痛的故事，我們的內心非常的激動。陳老伯幫我們上了一課血淚史。是的！陳老伯說得對，日本軍閥欠下馬來亞人民的一筆血債，我們總有一天要算清的！

（註一）：指一九四二年。

（註二）：即指日本鬼子的一種「通行証」。當時在「檢証」中，有護照的就蓋在簿子裡，有穿背心的就蓋在背心上，赤着上身的就蓋在手心上，反而使他們不敢沖涼，生恐把「通行証」洗去。

日本



中陳臻中

投降史稿

每當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的歷史時，有很多人都以為是由於美國在日本的廣島與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的緣故，才迫使日本不得不投降。這種「唯武器論」的說法，顯然是受了美國的宣傳所影響。美國散播這種謬論，一方面是企圖根本抹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人民，特別是蘇聯紅軍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豐功偉績，而替自己塗脂抹粉，把自己裝扮成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功臣」；一方面是藉此巧妙的替她的核子勒索宣傳：嚇！你敢不服從嗎？可有看到日本的榜樣？由於這種謬論流傳甚為廣遠，因此筆者認為有加以提出來討論的必要。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前夕的國際形勢。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投第一顆原子彈於日本本州的廣島；九日，又投第二顆原子彈於九州的長崎。一般「唯武器論」者常常對此大肆渲染，胡說什麼「日本軍閥魂飛魄散」（引自張本仁著「太平洋風雲史」），「知道無原子彈的國家與有原子彈國家之間，戰爭已無法繼續」（引自「中國抗戰畫史」），「使日本軍閥惶惶走向投降」（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等等。然而，事實要令這些「唯

武器論」者大失所望，倘若兇狠殘暴的日本軍閥真的如他們想像中那樣的「心驚胆寒」，那麼早該在美國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之後的翌日或投下第二顆原子彈之後的幾小時內，就趕緊宣佈投降，庶可免嚐到另

一顆或更多原子彈的危險。（註一）但是，遺憾得很，日本遲至第一顆原子彈投下之後的第八天，第二顆原子彈投下之後的第五天——十四日深夜十二時，才正式宣佈投降！

那麼，日本軍閥在這麼多天之內是在等什麼呢？是等到什麼「希望」破產了的時候才不得不宣佈投降呢？如果說區區兩顆原子彈就會令這些軍閥「魂飛魄散」，「惶亂走向投降」，他們絕不可能延遲這麼多天才正式宣佈投降。

原來，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頹勢已露的時候，頑冥不悟的日本軍閥，正如其他一切反動勢力一樣，必然要做垂死的掙扎，妄圖依靠陸軍中最精銳的部隊——八十五萬關東軍，憑借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的有利戰略地位，進行長期的戰爭。可是，日本軍閥的這一「最後的希望」，却因蘇聯的參戰而徹底破滅了。（註二）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蘇聯政府宣佈「由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上午零時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宣佈這一消息之後，駐屯在西伯利亞的百萬紅軍，在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的指揮之下，分成三路進入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勢如破竹的擊潰了日本軍閥「最後希望」寄托所在的關東軍。蘇軍作戰程序簡略如下：

中國方面——八月十日，東路蘇軍解放東寧、虎林，中路蘇軍解放黑河，西路蘇軍解放滿州里。十一日，蘇軍解放齊齊哈爾。十二日解放哈爾濱。十四日解放的「滿州國」首都長春。日本宣佈投降之後，蘇軍於十六日解放瀋陽，偽「滿州國」皇帝溥儀被俘。

朝鮮方面——八月十日蘇軍在清津登陸，十二日解放羅津、雄基，十五日解放平壤。

作為日本軍閥支柱的數十萬關東軍，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全部土崩瓦解，這是對日本軍閥最直接和最慘重的打擊，使到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成為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日本軍閥的中樞神經，陷于破碎的

地步。賊王一死，嘍囉潰散，日本帝國主義者至此已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遂不得不於十四日深夜十二時宣佈投降。

戰時擔任東南亞盟軍最高指揮官的英國蒙巴頓勳爵，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發表歡迎蘇聯參戰的談話時說：「認為原子彈會停止遠東戰爭是一個最大的錯誤。」我們不妨試想，倘若如那些「唯武器論」者所說，是由於美國投下了那兩顆原子彈，才迫使日本不得不投降；那麼，依照他們的邏輯，豈非沒有了那兩顆原子彈，日本便不會投降了？假設答案果真如此的話，筆者不禁要問，為什麼打敗納粹德國時並沒有下原子彈，而納粹德國也不得不崩潰呢？既然沒有原子彈而能打敗納粹德國，難道沒有原子彈就不能打敗日本嗎？難道納粹德國的軍事力量會遜於日本嗎？相信是絕對不會的。納粹德國曾經橫掃歐洲，擊敗當時的兩大強國英國和法國；日本曾經席捲東南亞，稱霸太平洋，這兩個法西斯帝國主義國家可謂「旗鼓相當」，「不相上下」！既然如此，沒有原子彈而能打敗納粹德國；同樣的道理，沒有原子彈也就一定能夠打敗日本。因此，有原子彈與否已成為不重要的因素了。

至於蘇聯參戰的意義則不同，倘若不是蘇聯的參戰而擊潰了日本的關東軍，日本軍閥憑借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的有利戰略地位，進行長期的戰爭，那麼，戰爭要何時何日才會結束呢？

由於蘇聯的參戰而擊潰了日本的關東軍，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成了強弩之末，那時，登陸與佔領日本本土已非難事，日本不投降又有何法可行？

况且，倘若英國自信能以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又何必促請蘇聯對日作戰呢？

至於蘇聯為什麼要等到八月八日才宣佈對日作戰呢？那些信仰「唯武器論」和「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的說法的人，譏笑蘇聯此舉含有「投機性」，胡說什麼蘇聯等到日本要投降的時候才來檢個便宜貨。實際上這是他們的無知。關於這個問題，已故蘇聯總理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上的講話，可作個最好的答覆。史達林總理在答應英國總統羅斯福所請，參加對日作戰的時候，表示要在擊敗納粹德國九十天之後，方才可以發動對日本的進攻，因為蘇聯領土東西遼闊，要將歐洲戰場上的蘇軍調到西伯利亞，至少需要三個月的時間。納粹德國於五月崩潰，蘇聯於八月對日宣戰，正好符合了史達林總理所說「九十天」的時間。

最後，筆者要聲明一下，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者當然不只是蘇聯一國的功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

，都曾經作出重大的貢獻，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沉重的打擊，削弱它的力量，促使它走向失敗。因此，倘若沒有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鬥爭，而只有蘇聯的參戰，也是不會那麼容易和那麼迅速就能成功的。不過，在「最後的關頭」，迫使日本投降的最主要的因素，却是蘇聯的參戰，而非美國的兩顆原子彈。

註一：在日本正式宣佈投降之前，曾於八月十日發出乞降照會，中蘇美英四國即於次日予以答覆，但日本帝國主義者意圖觀望，藉口電文遲到，拖延兩天還沒有答覆。

註二：日本的陸軍支配了政治，關東軍則支配了陸軍。關東軍原是駐在關東的軍隊，初時勢力不大，以後逐漸擴展，成為日本陸軍的支柱。從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變」到一九三六的「二、二六事變」，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發動了對陸軍元老清算，并且大肆擴充勢力，成立

關東軍管區，兵力增至六十萬人以上。尤其是偽「滿州國」成立以後，關東軍由於操縱了中國東北的工礦業及產業開發，抬高了在國內的地位，進而取得了軍政大權。及至東條英機，以陸相兼任首相，乃為關東軍的全盛時代。在發動侵華戰爭中，如指揮淞滬戰役的司令官白川義則，發動「蘆溝橋事變」的華北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其他如本莊繁、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謙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三宅光治、小磯國昭、坂垣征四郎、磯谷廉介、秦彥三郎、飯田穗等，無不是屬於關東軍的人物。因此，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成為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中堅。



我們 永遠記住

三年八個月，
在那黑暗的日子里，
母親啊，
你掉進了人間地獄。
可恨的日本鬼子啊，
從遙遠的東洋帶來炮火，
鐵騎踐踏了祖國大地！
牠——
把你的家園燒毀，
還把你倒吊起來毒打，
鞭子抽出累累的傷痕。
佔有你的洋鬼子，
向敵人升起了白旗，
夾尾逃跑，拋棄了你。

三年八個月，
在那苦難的日子里，
母親啊，
你千千萬萬的兒女，
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
犧牲了寶貴的生命。

屍首堆成山，鮮血流成河。
千家萬戶成孤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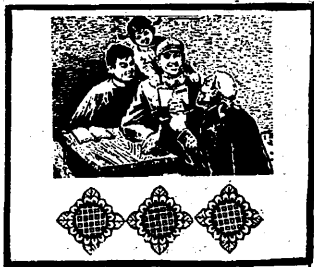
母親啊，
當你在黑暗中掙扎呻吟時，
你許許多多的優秀兒女，
為了救你，為了不甘做亡國奴，
拿起了槍桿子，走進森林，
同凶惡的敵人，展開英勇的鬥爭。
解放，要靠自己的武裝力量，
戰士的鮮血，換來了你的自由。
你拭乾泪水，重見光明。
狗子滾出去，
猴子又回來，
母親啊，
你的眼淚，為何流不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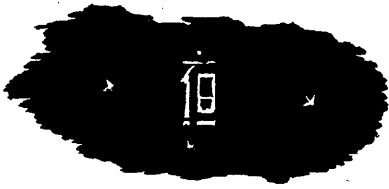
在人吃人，鬼幫鬼的地方，
被打倒的日本侵略者，
又被美帝國魔王扶起來。
今天，

它的魔爪伸到亞非各個角落，
把別人的寶藏來掠奪。

我們要永遠記住，
記住日本法西斯欠下的血債；
我們要永遠記住，
記住這一頁血寫的歷史。
我們更要提防，
那復活的鱷武者！

活煤





亞花

日本鬼子侵入家鄉時，我才十一二歲。村子里的年青人都參加部隊打鬼子去了，只剩下一些婦孺和老年人。日本鬼子每天來村里騷擾，凌辱婦女，殘殺無辜，肆無憚忌地幹盡壞事。

一個晚上，天黑沉沉，地也黑沉沉，一切都顯得那樣陰森、恐怖。設在村子出口處的哨所不時傳來獸兵的猙笑和女人的哭聲，一種悲憤的情緒翻滾在人們心頭。忽然，一聲淒厲的哀叫聲響起，顯然是女人的聲音，一會兒便沉靜下去。

鬼子捻上村子來了！

這是兩個獸兵，衣冠不整，走路時搖搖幌幌，顯然是喝醉了的樣子。鬼子跌跌撞撞的走着，就在我家門口停下，嚇得我忙往床底下鑽。忽然，門外傳來兩下「砰碰」的聲音，接着便有人在敲門了。我屏住氣，不敢去開門。只聽得門外有人在低聲說話：

「爹！爹！我回來了，您快開門吧！」

我一聽，是三叔的聲音，赶忙從床底下鑽出來，飛奔過去開門。門外站着兩個人，都穿着軍服，我一眼就看出是三叔和他的朋友文通叔叔。他們的旁邊還有兩具死屍，背後都插了一把小刀。

「小彩，三叔和文通叔叔回來了，爺爺在那兒呵？」

正說着，爺爺從廚房里走出來了。爺爺一看到三叔，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緊緊地抱着三叔的雙臂，眼淚淌了下來，哽咽着喉嚨說：「老三，你回來了，苦了你啦。」三叔說：「不！爹！打鬼子人人有份，這算不了什麼苦，我都頂得上！」

血債

方朝

天還沒有大亮，大叔就起身了。迎着冷風，他匆匆忙忙趕往「賑濟所」。

「賑濟所」的大門緊緊地關住，門前排起了一條長龍。大家靜靜地站着，誰也不發一聲。人群中有老邁婦孺，也有年幼的小童。

附近有穿着日寇制服的衛兵在

站崗，刺刀在星月的照耀下閃着光。「賑濟所」屋頂上插着一面帶血的太陽旗，迎風飄盪，虎視眈眈地瞪着驚悸的人們。整條街道像死了一樣冷清，恐怖……

大叔站在人群中，時不時地轉頭去看那幾個站崗的衛兵。他的心中突地升起一股悲憤的感情，一幕幕淒慘的往事彷彿展現在眼前……多少個日子？這群法西斯魔鬼奪去了咱們多少兄弟姐妹……

不知在什麼時候，大門開了，人群起了一陣騷動，大家連忙掏出

「是呵！老伯，日本鬼子殘殺咱們多少的鄉親，您說這個仇報不報呢？」文通叔叔也在一旁說。

「好，好，要報，要報。」爺爺揩乾了眼淚，撫摸着三叔手中的槍，久久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文通，把這兩個傢伙扔到河里去餵魚吧！」三叔說着跨出門去，文通叔叔也跟出去，一人扛起一個，快速地往河邊跑去。一會兒，兩人又回來了。爺爺正煮好了稀粥，大家盤膝坐着，默默地吃着粥。

「老三，還記得鬼子入村的時候嗎？你大哥被鬼子剖腹犧牲，你二哥也在戰場上戰死了，如今，你也去打鬼子了，我只恨自己已年老，不能親手拿起槍桿子把鬼子通通趕出家鄉！」爺爺說。

「爹！」三叔一把抓住爺爺那骨瘦如柴的手，激動地說：「爹！我們會勝利的，這日子已不遠了，您會看到的！」

「老伯，您會看到的！」文通叔叔也說。

我忽然移近三叔說：「三叔，帶我去參加解放軍，我也要打鬼子！」

三叔笑着撫摸着我的頭說：「小彩，妳年紀還小，留在家裡，好好服侍爺爺吧！」

「我不！我要打鬼子！」我嚷着。

「老三，我看，給她做點工作吧！」爺爺說。

「好！我回去跟組織商量過才決定。」

「老三，這些日子來，部隊的情況怎樣了！」

「好得很呵！我們打鬼子，人民就擁護我們；鬼子被我們打得昏頭轉向，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都參加我們的部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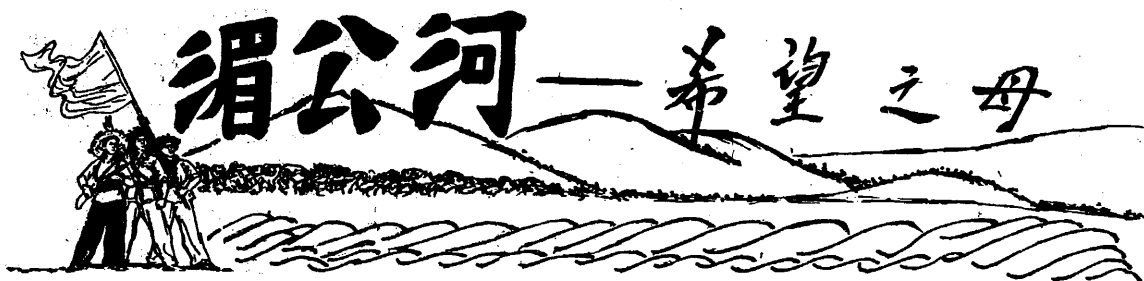
門外傳來了狗吠聲，三叔和文通叔叔站起來，三叔說：「爹！我們要走了，有時間再回來看看你們。」

三叔臨別時對我說：「小彩，叔叔回來時帶妳去打鬼子，哦！」

瞧着他們隱沒在黑暗中，我的腦海里浮現出一幅圖畫：我們英勇的解放軍在敵人的炮火中衝鋒……！

卡片（一種領取賑濟品的卡片），個個爭先恐從湧上前去，一時秩序大亂……忽然，人們又像潮水向後退，有一個小孩跌倒了，慘遭後退的人們踐踏過去，他連哼幾聲就靜了下來……有幾個日寇衛兵兇恨地用槍托毆打在最前面的人，頓時，人們靜下來了，又再排起長龍。

大叔領了一小包臭米和幾罐罐頭，朝回家的路走。誰知道在半途中，竟被日寇巡邏車截住了。車上跳下一個軍官，他用日語問大叔：



湄公河，
發源自陽光普照的中國。
你那雄偉而浩大的水勢，
向東南流經印支半島，
流經戰火連天的
越南、
柬埔寨、
老撾。

湄公河，
印支人民希望之母，
你灌溉過的沿岸區域，
你所分佈的支流湖泊，
你所沖積成的平原三角洲，
帶來了豐富的經濟資源。

稻米、
橡膠、
漁產、
礦產、
工商航運，
召喚着果敢的印支人民，
鼓舞着雄心、壯志、信念。

湄公河，
印支人民希望之母，
你北方最可靠的親密戰友：
湄滄河，
經已翻身作主二十餘年，
這是人民戰爭的勝利呵！

湄公河，
你透過侵略者的
鎗光、
燒光、
殺光，
坦克車、
細菌戰武器……
無止盡的鮮血，
數不清的屍體，
你目睹敵人醜惡的嘴臉。

你也發現到兩岸的叢林、
高山和平原
熾烈的槍炮抗爭聲中顯露曙光，
覺醒的人民艱苦地進行戰鬥：
還我祖國山河！
還我幸福、自由！
堅決戰鬥到勝利的明天！

戰鬥的湄公河，
不懈地呼嘯着。
你哺育起來的好兒女，
堅決瞄準手中槍，
消滅侵略者！
消滅賣國賊！
消滅民族敗類害人蟲！
是你強大的巨人臂膊，
不斷掀起人民戰爭的風暴。
光輝的湄滄河致以革命的敬禮，
雄偉的紅河堅決支援你。

頑強的湄公河，
一個光輝的典範，
星加坡河學習的好榜樣，
霹靂河也要向你齊齊，
全世界兄弟般的河流，
一定要和你手拉着手，
果敢地奔騰向前！

不屈的湄公河，
印支人民希望之母，
你的勝利，
你的光榮，
帶給全世界被迫害的人民
無限鼓舞！
無限希望！
你的浩劫、
災難、
屈辱……
勇敢的人們一定和你共抗爭。

春雷戰鼓遍地起，
幸福的春天呵，
從信念中迎來，
從槍聲中迎來，
從戰士的血液中迎來。
湄公河正在點頭微笑，
勝利的狂濤就要掀起了！

飛吧，
不屈的心，
崇高的心，
飛向印度支那半島，
為果敢的人民飛傳捷報。

一九七〇年七月

◎崇漢◎

接十七

「見到皇軍還不行禮，哼！」隨即一巴掌攔去，大叔被擱得滿臉金星亂撞，但是他生來骨頭硬，直挺挺地站着，怒瞪着日寇軍官。

「巴格！」鬼子被激怒了，搶過另一鬼子的槍，猛力地向大叔腹部擊去。大叔倒在地上，槍托無情地落在他的頭上、背上……他的嘴角流出血。是血！然而，大叔卻沒有哼過一聲。後來，獸兵把大叔用繩子捆着，讓吉普車拖着跑。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我們必勝……必勝……勝」大叔用最倔強的志氣，努力拼出最後的一句話……吉普車遠了，它帶去了我們親愛的親人，帶走了我的大叔……是的，「我們必勝」。



象牙梳子

越南——阮創

在塔梅草原的一座稀疏的白千層樹林裡，有一間小小的屋子。這是一個交通站。

交通員帶路有一定的班期，我們在這個交通站裡等待。小小的屋子裡住滿了人。樹林周圍漲滿了水，我們哪裡也不能去，坐膩了就躺着，簡直悶得慌。在這樣閑適的日子，我們只好以聊天來消磨時間。

和我們一起呆在交通站的，有一位老同志，是位健談的人。他最愛講的是笑林一類的故事，還有抗戰笑林故事哩！每個故事都使我們笑得前仰後合，他每次開講之前，總是抿咀微笑，臉上顯出幽默的神情，很有吸引力。

一個月色皎潔的夜晚，我們照常圍坐在老同志的周圍，聽他講故事。然而，這回我們覺得他的神態有點異樣：頭稍為低下，默然沉思，眼睛望着門外，呆呆出神。大概他要講的是一個嚴肅的故事吧！我們這樣猜着，停止了玩笑。屋外，呼呼地吹過一陣風，水浪一個接一個地沖擊着樹身。小屋子像隻船一樣搖晃着。幾隻棲息在樹上的鸞鷲被驚醒，淒涼地拍拍翅膀飛走了。風和浪似乎激起這位老同志的心事，他側耳傾聽了一會兒，又抬起頭向水面、天邊和星星望了望，接着便用低沉的聲音開始講故事了。

這件事發生在一年多以前，每想起來，我總像大夢初醒一樣迷迷惘惘。

那天，我從M·G·交通站到D·A·交通站去。“蝦尾”式的機動艇剛一離岸，我們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駕駛員是誰。這是必要的而不是出於好奇。因為出發之前，M·G·交通站站長就告訴我們說，我們要走的是一段很長的路程，有時要坐機動艇，有時要步行；坐艇有碰到敵人的巡邏直升飛機的危險，步行也有碰到別動隊伏擊的危險。他還說，遇到直升飛機用燈照射的時候，大家要沉着，要絕對服從駕駛員的命令，不得亂動。這就是說，自己的生命要完全交付給駕駛員。所以，我很想知道這個掌握自己的生命的人究竟是誰。可是天已經黑了，我只看到駕駛員是個身材瘦長的姑娘，肩上揹着美制卡賓槍，布巾包頭，舉止俐落。

在這之前，我也曾聽人們傳說着這個交通站的一個十分聰明的女交通員的故事。故事是這樣：一天，這女交通員和一個男交通員給一批同志帶路，快到過

河的地方，她讓同志們遠遠地停在田裡，自己和男交通員一塊兒上前觀察情況。走到河邊的樹叢，她才發現自己已經落入了敵人的伏擊圈。但她毫不驚慌，故意大聲地對男交通員說：“情況正常，你回頭把大伙領來吧。我先過河找船。”這話裡有暗號，男交通員會意，便轉回頭領同志們走另一條路，在離她幾公里的地方安全過了河。女交通員自己也安全過了河。她

在河邊還埋了兩顆手榴彈，敵人聽到她的話信以為真，妄想把我們的人一網打盡，一動不動地扒着。他們等啊等啊，等了老半天不見什麼動靜，知道是受了騙，你罵我我罵你，垂頭喪氣地往回走，不料路上正踩着那兩顆手榴彈，一傢伙報銷了幾個。講這個故事的人還加鹽加醋地說，這女交通員的鼻子很靈，她可以聞出敵人的味道，甚至還可以憑味道辨別美軍和偽軍哩！

我想，如果駕駛這機艇的姑娘就是故事中的女交通員，那我便可以放心了。我試探地問駕駛員：

“你們站有幾個女的呀？孩子。”

“我和一個炊事員，共有兩個。”

是她無疑了。我打心裡高興。聽她的語聲，我猜她最多不過十八、二十歲。我不由得喜歡她了，本想多問她幾句，但見她正彎着腰忙着把繩子卷在發動輪上，不好再問。她卷好繩子後直起腰，轉向後邊的艇子說：

“我先走啦！”

後邊艇子的幾個男交通員說：

“好！你先走吧！大姐。”

“祝你平安！小妹。”

又是大姐又是小妹，她究竟排行第幾呢？這姑娘還風趣地稱男交通員們為老弟，她和他們又問答了幾句話之後，就轉向我們很有禮貌地說：

“大伯、大叔、大哥們！您們有什麼貴重的東西請放在衣兜裡或者另外包一包，萬一碰上敵人的飛機掃射或者碰上別動隊，好不至於燒毀或丟失。”

她說話的語氣是溫柔而藹的，與站長的嚴厲語氣完全不同。說罷，她低下身抓住繩頭一拉，艇子隨着清脆的馬達聲震動着，徐徐離開茂密的樹叢，不一會兒就嘩啦啦地往前飛奔了。風吹得頭髮根兒都感到涼爽。同志們按着駕駛員的吩咐在整理包袱。我的證件和路費都已放在提兜裡了，還有什麼珍貴的東西呢？我猛然想起那把小小的象牙梳子。于是我打開包袱，摸出梳子看了看，然後從提兜掏出裝着證件的小尼龍袋，把梳子也放進尼龍袋裡，再把尼龍袋裝入胸前的衣兜，用別針將衣兜緊緊別住。

那把象牙梳子是我朋友老六的遺物。我每看到它就感到難過和不安……。和平剛剛恢復的時候（註一），我和老六一塊兒回鄉探親。我們本是老鄰居，家都在運河匯入九龍江的地方。一九四六年年初，我們

省被法國殖民者佔領後，我和老六一塊兒參加了抗法戰爭。離家那天，老六的頭胎女兒——也是獨生女兒——還不滿一歲。在抗戰的日子裡，老六的愛人會幾次到戰地看他，每次見面老六都叫愛人下回把孩子也帶上。可是，在南部東區戰場，來回都要走山路，六嫂始終沒敢帶孩子。她每次把情由跟老六一說，老六都不責怪她。所以在抗法戰爭的整整八年中，老六只能從小小的照片上看到孩子。當老六被批准休假回家探親的時候，作為一個父親，他的心總是不能平靜。我們乘坐的艇子剛剛離岸還沒有停穩，老六看到有個頭鬢齊肩、黑褲紅花衫，約莫八歲的女孩在他家屋前芒果樹蔭下玩着“擺屋子”的遊戲，他猜一定是自己的女兒了，便曲腿跳上岸，把艇子蹬得遠遠的。艇子一晃，我險些兒跌倒。老六一邊急急忙忙地邁着大步，一邊大聲喊道：

“孩子，小秋！”

我跟着趕到他身邊。他大概認為孩子一定會跑過來投入自己的懷裡、緊緊地抱住自己的脖子，所以就低着身、張開雙臂等待。這孩子聽到喊聲，嚇了一跳，圓瞪着眼睛，驚愕地望着。老六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右頰上的傷疤發紅、抽搐，很有點怕人。他每次激動都是這樣。他雙手一直張着，慢慢地移步，用顫抖的聲音說：

“爸爸回來啦！孩子。爸爸回來啦！孩子。”

小女孩莫名其妙，又眨巴着眼睛望着我，好像要問叫她的人是誰。突然，她臉色刷地變白，一溜煙往屋裡跑去，同時尖聲叫着：“媽！媽！”老六呆楞楞地站着，望着孩子的背影，內心的痛苦使他臉色陰沉，雙臂像骨折一般耷拉下來。

因為假期不長，道路又遠，我們只能在家呆三天。在這短短的三天中，小姑娘沒有認得出老六是她爸爸。老六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她沒讓老六和她們母女倆同床睡覺。這孩子真厲害，她從床上溜下來，站在地上把老六拽下床。在那三天裡，我每天都過老六家，老六很少出門，整天哄女兒。可是，老六越是拉她，她越是掙開，老六多麼希望聽到女兒叫她一聲“爸爸”啊！可女兒偏偏不叫他。最後一天，她媽媽讓她叫爸爸吃飯，她推却說：“您自己叫吧！”媽媽火了，舉起搗飯用的大筷子要打她，她不得不去叫，就避開稱呼地喊：

“吃飯啦！”

老六坐着，不動聲色。那孩子氣壞了，轉向媽媽說：“我已經叫了，「人家」不答理！”

老六扭過頭望着孩子，輕輕地搖頭苦笑。也許他太難過以至哭不出來，所以才那樣苦笑吧。

做最後一頓晚飯時，老六愛人把飯燒上要出去買菜，便吩咐女兒說，家裡有什麼事就叫爸爸幫忙。那女孩子不言語，媽媽走後她自己在廚房裡轉來轉去。鍋燒開了，她打開鍋蓋，用大筷子搗飯。燒飯的水放

得太多，需要把鍋端起來泌掉一些水，但飯鍋比較大，那孩子估摸着搬不動，便朝她爸爸望望。我暗想，這回沒辦法啦，得叫爸爸啦！誰知她左右看看，嚷着：“鍋燒開啦！給泌泌水呀！”還是避開稱呼。于是我就提醒她：

“你該說，爸爸給我泌泌水呀！”

她好像沒聽到我的話，又嚷道：

“鍋燒開啦，飯快要煮爛啦！”

老六故意坐着不動。我威脅小傢伙說：

“飯煮爛了，媽媽回來短不了要揍你一頓，你怎不叫你爸爸幫忙呢？你只叫一聲「爸爸」也不行嗎？”

這當兒，飯鍋開得撲撲響了。小姑娘有點兒害怕，她低頭瞧地面，帶着思索的神情，仍不肯服輸。接着她拿起碎布片來端鍋，可是端不動，而撲撲的鍋響在催促她，她又抬起眼睛，一臉哭相地望望飯鍋，又望望我們。看到她那一籌莫展的神態，我覺得又可憐又好笑，大概她就要服輸了吧！突然，她想起了一個辦法，點起腳，取了個勺子，一勺一勺地把多餘的水從鍋裡撇出來，嘴裡還喃喃地說着什麼。這小傢伙真厲害呀！

吃飯的時候，老六把一塊黃澄澄的大魚卵夾給女兒。那孩子把筷子拴在碗裡，冷不防一下子把魚卵撥出來，弄得飯粒酒滿了托盤。老六氣得沒法兒，不由自主地舉手在女兒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喝道：

“你簡直太笨了！”

我以為小姑娘會大哭一場，甚至會把托盤踢翻或者往外跑。但不，她低下頭，一動不動地坐着。過了一會兒，她拿起筷子，把魚卵夾到碗裡，不聲不響地站起來走了出去。她走到河岸，跳上一條船，解開拴船的鏈子，故意弄到鏈子嘩啦嘩啦響。接着她把船划向對岸，到姥姥家去了。她向姥姥告了狀，哭了一場。傍晚，她媽媽去哄了她半天，她也不回家。

我和老六動身的那天早上，送行的人很多。老六的女兒跟着姥姥回來了。老六忙着接待客人，一時顧不上招呼女兒。六嫂在背包旁轉來轉去，忙着給丈夫收拾行裝，把零星的東西都裝進一個小袋裡。小姑娘好像被人遺忘了似的，時而站在屋角，時而靠着門，望着人們圍着她爸爸談話。她臉上的神色已經和前兩天有所不同，不再那麼認生，也不再是執拗的緊緊繃着，而是有點兒悶悶不樂的樣子，彷彿在思索着什麼，長着向上彎曲的長睫毛的那對大眼睛顯得更大了。

老六把背包背起來，和所有的大人握手辭行之後，才用眼睛找見站在屋角的女兒。也許他是很想走過去抱住她、親吻她但又怕她掙開逃跑吧，他只站着望她，眼裡流露出慈愛而愁苦的神情。小姑娘那深邃的眼睛忽然閃動了一下。

“爸爸走了，孩子。”老六輕輕地說。

我和老六都以為那孩子仍會呆立在那裡，沒料到她却突然脫口大喊一聲：“爸……爸……！”

這喊聲撕破了沉寂的空氣，扣動人們的心弦，令人感動萬分。這是小姑娘多年來壓在心底裡的聲音啊！她一邊喊着一邊像松鼠一般飛撲過來，用雙手緊緊摟住爸爸的脖子，帶着哭腔說：

“爸爸，我不讓您走，您跟我一起在家吧！”

老六把她抱起來。她吻爸爸的頭髮、脖子、肩膀，還吻了爸爸臉頰上的長疤。

這時候，小姑娘的姥姥把頭天夜裡她同小秋的話情況告訴我了。

“我問你，你為什麼不認爸爸？”

“他不是我的爸爸！”她躺在那兒忽然跳了起來說。

“你怎麼知道不是。是你爸爸出去時間長了，你把他忘記啦！”

“他不像，不像跟媽媽照的相片上的爸爸。”

“怎麼不像，是他出去時間長了，變老了嘛。”

“不是老了。我爸爸臉上沒有疤。”

原來如此。姥姥這才弄清了。她告訴小秋說，那個疤是爸爸打法國鬼子受傷留下的。她還跟小秋講了運河口據點的幾個法國鬼子的罪行。小秋靜靜地躺着聽姥姥講，偶而像大人一樣嘆息一聲。

今天一早，她就吵着要姥姥帶她回家。可是，她剛認得爸爸，爸爸却要走了。

小秋依然緊緊抱住爸爸的脖子。老六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流下了眼淚。她一手抱住女兒，一手掬手帕揩眼淚，不讓女兒看見。他親着女兒的頭髮說：“爸爸走了還會回來跟你在一起的！”

“不！”小秋尖聲嚷着，雙手更緊地抱住爸爸的脖子，同時還用雙腿把爸爸夾住，像是怕雙手不足以挽留爸爸似的。她的小小肩頭也顫動起來。看着這情景，送行的也有人忍不住掉了淚。我呢，我像被人緊攏着心一樣的難受。我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好不好叫老六再在家裡多呆幾天？但這個念頭隨即消失，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是留在南方還是集結北上，我們得按期歸隊接受分配。

人們你一言我一語地哄着小秋。她媽媽說：

“小秋，讓爸爸走吧！統一了爸爸會回來的！”

她的姥姥一邊撫摸着她的頭髮一邊哄道：

“我的外孫女是很乖的，讓爸爸走吧！爸爸回來的時候給你買把梳子！”

小秋剛一鬆開手又抱住爸爸，仍然帶着哭腔說：

“爸爸回來的時候一定給我買把梳子，嗯？”

她的聲音有點哽塞，一邊說着一邊徐徐地從爸爸身上出溜下來。

我們倆又回到南部東區。因為我們是地方幹部，所以沒有集結北上。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是我們南方最黑暗的時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時期，美吳集團大肆搜捕、殺害前抗戰人員，我們不得不

住在森林裡。關於森林裡的生活和工作，我可以談到天亮也談不完。我們有時一夜就被別動隊圍捕三次，有時沒有飯吃，整天以樹葉充飢……，但這些暫且不談，讓我回到我的朋友父女倆的事情吧！

在森林之夜，老六經常躺在網床上眼巴巴地望着挂在網床上方的尼龍布，思念女兒。他總是懊悔不該打女兒，這懊悔一直折磨着他。一天，我和他躺着談心，他突然翻身坐起，說道：

“噢，在這林子裡要是有人獵到大象，我得想法弄段象牙，給女兒做把梳子。”

從那天起，他多麼盼望能得到一段象牙啊！巧得很，因為沒有菜吃，大伙兒都想到要打獵了。為了防備暴露，我們打獵只能用弓箭而不能用槍。有一次，和老六一起去打獵的幾個人碰上了大象，幾個人都說不打它，老六却決定打。老六和另一個同志隱蔽在灌木叢後，等大象走近，他們同時射箭，射中了大象的眼睛。

記得那是下了大半天山雨的一個下午，雨水還沾在樹葉上，閃閃發亮。我正坐在用尼龍布作的帳棚下工作，忽然聽到老六的歡叫聲。我抬頭一看，見他從通向樹林深處的小路上匆匆地跑回來，舉起一段象牙向我炫耀，臉上興奮得像個小孩似的。

後來，他把美製二十毫米口徑機關炮的炮彈殼軋薄，做了一把小鋸，把象牙鋸成一齒一齒的。每當得空的時候，他便坐着鋸，他那慎重、細緻的勁兒真像個金銀匠。不知怎的，我看着他幹這個活兒，看着那堆象牙末兒越堆越高，心中也感到快活。一天時間他能鋸成幾個梳齒，不久梳子就做成了，長一公分多，寬約一公分半。這是給女兒用來梳長髮的、只有一排稀疏梳齒的小梳子啊！老六還彎着腰，精心地在梳沿上刻上一行字：“贈給我親愛的女兒小秋”。這把梳子雖然還沒有梳女兒的頭髮，但它好像已給老六理開了心頭上的疙瘩。在想念女兒的那些夜晚，他經常取出梳子看看，並用來梳梳自己的頭髮，使梳子越來越光滑。有了這把梳子，老六盼望再見到女兒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可是，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一九五八年年底的一天（那時我們還沒有開展武裝鬥爭），在美僞集團的一次大“掃蕩”中，美國飛機的一顆子彈打中了老六的胸膛，他犧牲了。在最後的時刻裡，他沒有力氣囑咐什麼，而父女之情好像有着無窮的生命力，他伸手從衣兜裡掏出那把梳遞給我，久久地凝視着我。我沒有足夠的話語來描述他那凝視的神態，然而直到現在，我眼前還常常閃現他那凝視的眼睛。

“我會帶回去親手交給小秋的！”

我把臉湊近老六的臉輕輕地說，看着他閉上眼睛長眠了。

朋友們！在那黑暗的日子裡，不但活着的人要隱

蔽；就是死去的人也要“隱蔽”的。因此，老六的坟墓不能培高，只能像地面一般平坦。要不然，被敵人發現，挖掘起來我們就會暴露。我在老六墳邊的一顆樹上刻了個記號。

這樣的活，這樣的死，怎能忍受啊！我們被迫展開武裝鬥爭了！

我們建立了相當安全的根據地以後，有一次我家裡的人來探望我，我想把象牙梳子捎給小秋，但六嫂和她的女兒已不在村裡了。經過美吳集團的多次“控兵”，“掃蕩”，幾年之間，我們村的許多人家家破人亡，流落各方。我家裡的人告訴我，有人說六嫂跑到西貢去了，也有人說她到塔梅草原去了。所以，那把象牙梳子我依舊保存着。

在把梳子放進小尼龍袋子時，我拿着它看了又看，心裡無限悵惘。

機艇的發動機在清脆地響着，我很想看清女駕駛員——我的生命的掌握者——的面容。夜空飄着一片片薄雲，遠處近處散佈着一簇簇星群，朦朧的天色映出了女交通員的身材、稍圓的臉龐。不知怎的，這個臉龐使我漸漸覺得這是一個熟人，一個很熟的人！我盡力追想，可是却想不起來。

忽然有人大喊：

“飛機！”

“飛機！”

艇子晃盪着。人們鬧嚷嚷的：

“擱岸！”

“哪兒，飛機在哪兒？”

“那不是飛機的燈嗎？”

“擱岸！擱岸！噴氣式飛機。”

女駕駛員減低船速，扭回頭向天空望了一陣，說道：

“不是飛機！是星星。”

她說話多麼溫柔啊！她的沉着的聲音和泰然的態度，使大伙都安靜了。發動機又大聲響起來。

我在步行幾天之後，坐在機艇上感到很有意思，但一想到飛機又不免有幾分擔心。艇子的馬達聲太響了，要是飛機來了是聽不見的。

艇子開進了一段開闊的渠邊，兩旁是荒廢的田地，沒有一間房子，遠外的竹叢、灌木叢若隱若現。我焦急地希望艇子開得更快些。姑娘好像了解我的心情，加快了速度，艇頭掀起了陣陣浪花，艇尾拖着一條長長的浪帶，靠渠邊的水草來回抖動，一片片浮萍猛烈起伏。

正當大伙在飛快的艇子上興致盎然地坐着，駕駛員突然又減慢速度，這次是她喊：「飛機！」她邊喊邊把機艇靠攏竹叢，關了馬達。後面的艇子也攏了岸。我們清楚地聽到美國直升飛機「叭達叭達」的螺旋槳的轉動聲。我不知道女交通員的嗅覺究竟怎樣靈敏

，可她的耳朵確實是靈敏的；飛機聲混雜在艇子的馬達聲中，她也聽出來了。

艇子一晃，有人險些兒跌倒。

「飛機還很遠。」女交通員平靜地說，「大伯大叔們，上岸散開，找地方隱蔽起來。要是被敵機的燈光照着，千萬不要動。」

姑娘說話的時候，大伙兒已經跳上岸了。我是最後一個。我剛要跨上岸，姑娘却說：

「大伯，您不必上去了。艇上人少不要緊。」

如果這是別人說的，那我就不會聽。但姑娘有恃無恐的態度，使我感到和她一起留在艇上是滿可以放心的。

美國直升飛機用燈光照射着地面，從渠道口慢慢飛到我們隱蔽的地方。轟隆隆的馬達聲好像十幾艘輪船在航行，燈光越來越近了。這種巡邏聲直升飛機一般是三架一批，一架用燈光找目標，兩架射擊。

「用樹葉遮好，別動！」姑娘提醒我。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直升機的燈光照射。當螺旋槳隆隆地在頭上響着、耀眼的燈光照在身上的時候，我覺得艇子太暴露了。我看到黑糊糊的長長的機身，看到偽裝樹葉的間隙看到了包堆，心想：「糟了！」我盡量縮小自己的身子。姑娘似乎猜到了我的心理，便說道：

「它看不清楚的，不會像我們自己看自己一樣！」

直升機那該死的燈光和馬達聲漸漸遠了，夜色恢復了朦朧。我因怕敵機會轉回來，依然一動不動地坐着。女交通員安慰似地說：

「它看樣子很兇，其實什麼也看不見，只要我們沉住氣，不要動就行了。」

說着她把臉轉向岸上，招呼同志們。不一會兒，同志們上艇了，有的人全身溼透，一邊換衣服，一邊咒罵敵機。艇子的馬達又發動起來了。

後半夜，我們上岸步行。大伙兒在田埂上走，一個緊跟着一個。田埂崎嶇不平，有的地方泥濘，有的地方很滑。我們幾乎是輪換着摔跤的，這人蹣跚正爬起來，那人又「巴達」一聲蹣跚倒在田裡。我們提着鞋子，摸索着走。前面快到河岸時，女交通員讓我們停下，並派出兩個女交通員去偵察情況。

兩個交通員走了約莫二十分鐘，果然碰到了別動隊。這回別動隊不是在渠道沿岸的圍子埋伏，而是改在田裡埋伏着。頓時槍聲大作，子彈呼嘯着掠過我們頭頂。

「臥倒！」女交通員下令，「四哥，你領大伙走！我留下。」

不知怎的，當時我很想拉着女交通員一塊兒走。從她分配任務的口氣，我猜她是交通員組組長。她的話音剛落，我就看不見她了。子彈在我們頭上織成火網，「嗖嗖」地落在田裡，我們貼緊田邊躺着，頭也

不敢抬。

突然，我們的左側響起了卡賓槍聲。敵人的子彈立刻飛向那邊。我猜是女交通員把敵人的火力引過去了。

「跑！」

交通員阿四一聲令下，我們立即往前跑。我的胆子雖然不大，但這時我却不為自己擔心，而光為女交通員擔心。我們越過稻田，直奔樹叢，越過了河。

槍聲越來越緊。我留意聽女交通員的卡賓槍，但沒法辨別得出，心中忐忑不安。

別動隊的炮聲促使我們很快就到了D.A.站交通員來接我們的地方。我們沒等多久，D.A.站的交通員也就來到了。

我們在一片菠蘿叢受到化學毒藥的傷害，葉子稀疏。我們查點人數，人都齊全，只是有幾個人丟了鞋子，有的人過河時被水沖走了背包。我呢，年紀雖大但還算不錯，沒有任何損失。

同志們疲乏不堪。交通員讓我們休息到天亮再動身。有的人連網床也不挂，尼龍也不鋪，乾脆躺在地上，用包袱做枕頭，很快就呼嚕嚕地打起鼾來了。因為心亂如麻，我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我彷彿回到了家鄉，看到我們村蕭條破落，看到鄉親們被驅進集中營裡又搗毀了集中營跑出來，我彷彿和老六一起回鄉，又和他訣別，從他手裡接過象牙梳子。忽然，我想到與別動隊交戰的交通員、特別是那個女交通員，不知道他們怎樣了？……漸漸地，疲乏終於把我引進了夢裡。

一陣腳步聲和談笑聲使我驚醒。我睜開眼，只見天空雲兒飄盪，夜幕已經移向田野那邊。一群人正在很熱烈地談著話，但聽不清他們談的什麼。我看到了女交通員，她的衣服沾滿了泥巴，全身透濕。——原來是M.G.站的交通員們到了。

我站起身向他們走去，他們都向我伸出手來。現在我才看清了女交通員的臉。她剛離開同敵人搏鬥的危險地帶，却還是滿面笑容。雖然她的膚色晒得黝黑，但從她那雙晶瑩明亮的眼睛，我猜她頂多不過二十歲。她耳朵還掛著耳環，多麼天真可愛啊！為了表示對她的敬佩和感謝，我微笑着向她說：

「孩子，我真替你擔心啊！你是排行第幾的？」

「我是老大。」

「為什麼有人叫你小妹？莫不你愛人排行最小？」

「不！」女交通員打斷我的話，「我又是最大又最小，因為我是獨生兒。」

「我看你有點面熟，你是哪個村的？」

「果勞陽村的。」

聽到這個村名，我不禁一怔。望着姑娘的眼睛，我的胸膛急促地起伏著：

「是龍朱沙(註一)的新街郡果勞陽村嗎？孩子。」

「是。」

「你叫什麼名字？」

「阿秋。」

「阿秋？」我驚愕地重復著，又很快地問道，「你

爸爸叫阿六媽媽叫阿平是不是？」

姑娘也驚愕得說不出話來，睜大雙眼從上至下地打量着我。這時，D.A.站的交通員叫我們動身了，我扭頭向他們說：

「等我一下。」

「是吧？阿秋。」

「是的。您怎麼知道呀？」

我盡量抑制着內心的激動，但聲音還是顫抖的：

「我是你三伯嘛。你可記得你爸爸要走的時候，他答應過給你買一把梳子？」

姑娘輕輕地點頭：「記得，記得！」

朋友們！在抗戰時期，人們有着多少奇妙的巧遇啊！我望着姑娘，掏出梳子：

「你爸爸讓我捎給你這把象牙梳子。這是你爸爸自己親手做的。」

姑娘的雙眼睜開更大了，激動得呆愣愣的。她接過梳子端詳着，梳子好像使她想起了爸爸離家的情景，她急劇地喘着氣。我心如萬刀絞。知道她正在為得到這意外的幸福而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不願意破壞她的這個幸福，便撒謊說：

「你爸爸身體還好，他不能回家，所以讓我捎給你。」

「大伯，您大概是弄錯了。這把梳子不是我爸爸捎的。」

「你爸爸叫阿六，媽媽叫阿平，不是嗎？」

「是的。」

姑娘的眼眶紅了起來，她盡力忍住眼淚說道：

「也許您是因為怕我難過，所以不把事實告訴我，是嗎？我知道我爸爸已經去世了。」她一眨眼，快要落下的兩滴眼淚擴散開來，把眼眶濕潤了。「我可以忍受得了，您不必擔心。我是在兩年之前聽到我爸爸的消息的。從那以後我就要求媽媽允許我當了交通員……」

姑娘似乎還要說下去，但喉嚨梗塞了。她低下頭，頭髮輕輕顫動。我因為撒了謊，不好再說什麼，只得沉默。

這當兒，同志們催我上路。我再也不能拖延，只好匆匆地問過姑娘的地址，又托她問候她的媽媽和鄉親們，在意外相逢，言不盡意的情況下和姑娘分手了。臨走時我望着姑娘，脫口說道：

「爸爸走啦！孩子。」

沒聽到姑娘言語，只看到她蒼白的雙唇又在顫動。我走了好遠，回頭看時才知道姑娘送了我一段路。

她在田埂上站着，不斷起伏的稻浪彷彿在撫慰她。她身後是一片被化學毒藥毒害過的椰子林，枯死的椰葉像龐大的魚骨似的垂吊着。然而，那林梢的翠綠的嫩枝却在茁壯地生長，遠遠看去，有如一座劍林一樣。

〔註一〕：指一九五四年七月。

〔註二〕：龍川、朱篤、沙澀三省的合稱。

飛機肇禍

作者按：本年七月廿七日上午十一點，一架英國皇家空軍閃電式超音速噴射戰鬥機，在丁加飛機場起飛，在蔡厝港地區撞毀，機上駕駛員當場慘死，禍及一村戶人家，該家農戶鍾老伯伯灼傷，第二天清晨慘死在中央醫院，這是筆者七月廿八日讀報有感。

七月廿七日早上，
恰好上午十一時。
勞苦良民鍾老伯，
放下銀鋤喝口茶。

突聞鬼魅一聲叫，
農戶家圍成火海。
房屋財產付一炬，
鷄鴨果樹也遭殃。

英帝飛賊罪滔天，
鍾老家毀身又亡。

鄰民發揚互助愛，
協助料理身後事。

貓哭老鼠假慈悲，
英軍賠償銀兩千。
羊毛取自羊身上，
掩耳盜鈴息民怨。

舊恨未了添新仇，
怒火燃燒在心胸。
有日人民當了主，
掃淨妖魅豺狼窩。

◎為群◎



寓言

牽牛花和
勁草

◎冲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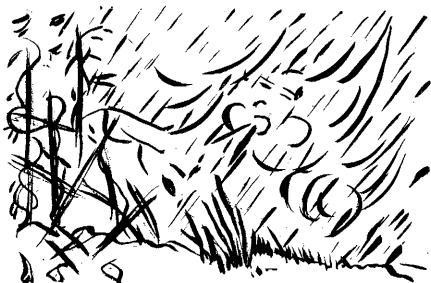
牽牛花對在風中搖擺不定的小草們，譏笑着說：「幾下風吹你們就抵受不了。看我，多結實呀」牽牛花傲然地高昂着頭，唧唧地笑了起來。

小草們對於牽牛花的譏笑充耳不聞，牠們手拉手，肩擗肩，站穩脚步，迎接一個又一個的戰鬥。牠們活的更加堅強，牠們對暴風雨挑戰：「來吧，讓暴風雨來得更猛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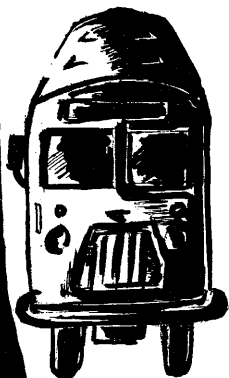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攀爬在人家竹籬笆上的牽牛花，爬得更高了，牠就越發瞧不起脚下的小草。

有一天，暴風雨來了。呼嚕呼嚕的風聲，從遠處飛撲過來，石粒般的雨滴，從高空上傾倒下來。但小草們早已做好了準備，任風雨刮打得多兇猛，也不能絲毫動搖鋼鐵般的陣綫。反看那牽牛花，雖然抓緊了籬笆，還是被吹打得花落葉掉，牠在風雨中發抖，在做垂死的掙扎。終於，牽牛花同牠所倚依的竹籬笆，被一齊摔打了下來。

暴風雨過後，小草們洗淨了身上的污垢，迎着太陽放聲歡笑——這是英雄的勁草，我們要學習的是勁草！



公 路 上



野林

(一)

從蘭都班讓南下的巴士車，再過十分鐘就要開了。巴士車司機阿挽已經把馬達開動了，他坐在司機座位上，眼睛却向河的那一旁張望，心裡這麼想着：『時間快到了，怎麼她們還沒有來。……難道已經出事了？』阿挽真有點替她們擔心，但這種緊張的心情卻沒有在他臉上表露出來。阿挽，四十多歲，他在邊境公路上，來往已經十多年了，在他樸實的臉孔的皺紋裡，蘊藏着許多風雨與坎坷的經歷。

蘭都班讓是馬來亞吉蘭丹州北部的一個小鎮。烏黑色的鐵橋靜靜地橫跨在莪落河上，橋下土黃色的河水在緩慢地流着。這座橋樑默默地把泰馬兩國的人民聯合在一起。

在河的西岸有穿着草綠色的軍隊在慌張地巡邏，在河的遠處是叢密的山林，是一望無際令人喜悅與親切的綠色的原野。

巴士車開行的時間已經到了。「我再等十分鐘吧！」阿挽這樣決定。

(二)

小河的舢舨把蒂瑪母女載來了。

「惹，你先上岸看看，看看有什麼可疑的人嗎！」

小迪惹一下就跳上岸了，她活潑的眼睛向四周巡探了一遍，便回頭向舢舨說：「媽，沒有什麼動靜，可以上吧！」她們急急地從舢舨上把一包包沉重的東西搬上岸，然後朝向巴士車站去。

「惹，你可以拿嗎？」說話的是她的母親蒂瑪。」

「可以的。」小迪惹說得十分肯定，但是她已經是在喘氣了，顆顆豆大的汗水在她十四歲還幼稚的臉孔上滾落，她帶跑着才能追上媽媽，小肩膀上壓了一包，手裡又提了一包。身上無領的長袖衫已經補了幾處，腳上褪了色的紗籠不知在何時劃破了一個大洞，但她不管這麼多，也沒時間管。

「惹，巴士車快開了，快點呢。」

「媽，我已經盡快了。」

巴士司機阿挽在遠遠就看見了，他心裡的石塊掉了，他連忙下車去，幫助蒂瑪母女把那幾包東西抬上巴士車去，巴士車上有幾名乘客也下來幫忙。

「阿芒（註一），今天的風聲怎樣？」蒂瑪向司機小聲地問。

「風聲很緊，早上幾趟車都在檢查，那些畜生沒有一點留情。」阿挽沉重地說。

「怎麼辦呢？阿芒，我們可以過關嗎？」蒂瑪無力地說，她的眼淚似乎要流出來了。

「阿卡（註二），不要擔心，我們把它藏好一點，但願能平安過關。」

六包東西分別藏在座位底下，從任何角度都不會發現在底下的東西。

巴士車開行了，在南下的公路上急速地前行。

蒂瑪母女坐在車後靠窗的地方，窗外的稻田在向後退，稻田一望無際，田裡有水牛在犁田，也有無牛的，由幾位年青的農夫代替來犁田，這是一幅生活的圖畫，和她們有深厚的感情，但是她們不注意這些，這些對於他們困苦的生活沒有關係，他們在注意巴士車前後的動靜，這動靜對於她們的生活將是多麼重要啊！

(三)

巴士車已經平靜地開行了五六哩了，蒂瑪從緊張的心情慢慢緩和下來，她在沉思，她在追憶，那幾天前悲憤的一幕情景又在她眼前出現了：

那天，黃昏的時候，蒂瑪母女拉着水車從田裡回來，剛踏進屋裡，就看見老彭古魯（註三），在屋裡等她們了。

「好呵，蒂瑪，你們回來了，害我等了老半天，田租怎樣了？」老彭古魯說。

「彭古魯，請你再寬容幾天吧，我的稻還在米較廠裡，再說我們這次收成不好，因為你的田在芭尾，灌溉不到。」蒂瑪在哀求。

「蒂瑪，你瘋了，田是你看好的，田租是共同講定的，你想怎樣，什麼收成不好，什麼田在芭尾，你想不交田租啦！」老彭古魯大聲地責呵，不因頭上戴着阿芝的白帽而顯得仁慈一些。

「彭古魯阿芒，你多隆多隆吧，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你看我們屋裡還有什麼可以賣的東西了。」

老彭古魯一雙老鼠眼滑溜溜地向屋內掃來掃去，總是找不到值幾個錢的東西，最後他的眼睛終於色迷迷地停留在小迪惹身上。小迪惹站在旁邊沒有說話，眼裡射出憤恨的眼光，她幼小的心靈深刻的記得，就是前年交租的時候，因為家裡正在斷糧交不出租，老彭古魯就騙她爸爸到外地工作。當時父親就有一點懷疑，就問彭古魯是到那裡去工作，每一天有多少錢，但彭古魯的問答：「你們全家都快要活不下去了，還考慮這麼多，這裡是三十塊錢，先給你家用。」父親沒有辦法，終於答應了。然而這一去就沒有回來，也沒有寄錢回來，蒂瑪知道父親一定會寄錢回來，可能全給彭古魯吃光了。蒂瑪到彭古魯家裡追問，但總是沒有消息。後來聽說死了，老彭古魯爲了此事，免她們一年的田租。

「噢，蒂瑪，你還有個漂亮的女兒，看在你女兒的份上。多三天，如果你交不上五十干冬白米，我就要拉你的水牛或是你的女兒。」彭古魯指着水牛又指向小迪惹對蒂瑪說。

「水牛！小迪蒂；我的命根呵！彭古魯，你多隆一下我們窮人，讓我們能够活下去呀！」蒂瑪抽泣地說。

「多隆你們，哈哈，誰來多隆我？我是靠田租生活的呀！」彭古魯笑着走了。

「媽，我們怎樣辦呢？」小迪惹問她媽。

「想個辦法。」蒂瑪說。「我們就到暹境去買米吧！那裡的米很便宜，不過政府不給，要交很多稅，我們只好偷偷去買過來了。」

就這樣蒂瑪和丈夫的好友阿挽商量，阿挽沒有其他辦法可想，也就同意了蒂瑪的方法。決定今天去把白米偷運過來，爲了交彭古魯的五十干冬田租。

(四)

一輛灰色的吉普車在巴士車前煞住了，這一下蒂瑪的追憶也煞住了。

「媽，已經來了。」小迪惹小聲地叫起來。

「噢，完了，怎麼辦？」蒂瑪乾黃的臉孔顯得更加蒼白。

從吉普車上跳下了幾位黃色制服的人員，他們拔出了黑色的手鎗跳上巴士車。

「我們是關稅局的人員。」他們表白了身份。接着就大事索查。他們把座位的椅子一張一張翻上來。

「呵！印尼里爾（註四）」，一位黃衣制服興奮地

高叫起來。這一個叫聲却像長針一樣刺進了蒂瑪母女的心。

黃衣人員把一包包東西搬到車頭的梯口，他以勝利的眼光向巴士車的乘客掃了一眼，然後大聲地問：「這些東西是誰的？」

沒有人回答。小迪惹小聲的對媽說：「這是我們的。」蒂瑪搖搖頭，「不能說，一說他們就捉你的。但這是我們僅有的血汗買來的呀！」

「我再說一次，這些東西到底是誰的？」黃衣人員再問一次，沒有問答。他叫司機把巴士車開走了。

巴士車又繼續前行，黃衣人員突然提起他黑色發亮的皮鞋，狠狠地向那幾包東西踢去，剎那間發出絲絲的聲響，幾道白米滾滾地流出向車外跌落。

這無情的打擊使蒂瑪眼睜睜地呆住了，她不想再想什麼，在她的腦子只有一句話；往後的生活怎樣過呀！

小迪惹的眼睛濡濕了，在淚光裡他看見父親的臉孔，一個遠去的親人的臉孔突然間來得這樣近；她又看見了彭古魯的好笑；一隻替她們犁田的水牛和她自己的青春，一剎那間在她腦海裡湧現出來，使她激動，使她戰抖……

白米還在繼續流落，那五十干冬的白米就快流光了，黃衣人員在笑着，巴士車在前行着，小迪惹再也忍不住了，她衝上前去，無盡的仇恨和苦難使她勇敢，使她反抗。

車後的蒂瑪驚叫起來，就在這時小迪惹和黃衣人員一起跌出車外，窗外傳來了一聲鎗響，接着又平靜了。

公路上留下了一條長長的白米，這白米裡混合了小迪惹的血，混合了馬來亞貧下農民的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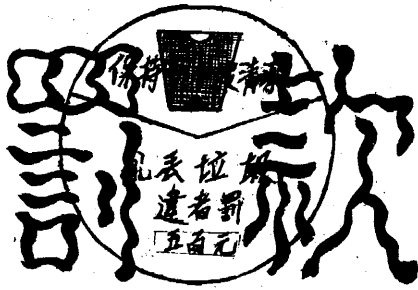
註一：Abang 哥哥

註二：Kaka 姐姐

註三：Pènghulu 村長

註四：di-Sini 在這裡





劇中人物：

石牛——十八歲的中學生，戴眼鏡。
小販——常在公園裡賣雪糕，年約五十左右。
警甲、警乙——不懂得母語的華族青年。
光昆、亞毛——石牛的同學。

時間：一九七零年正月某日的午後。

地點：星島的某座公園內。

佈景：台的左前方的一棵樹下，有一長三四尺的石椅，其前方可置數盆盛開的花；右方有一個垃圾桶，垃圾桶附近插着一塊「罰款五百元」的牌子，一張「保持市區清潔」的標語，就橫貼在垃圾桶上。垃圾桶前有一小堆的廢物，都是報紙，煙盒之類的東西。

幕開時，石牛坐在石椅上，正閱讀一份雜誌。紅彤彤的封面當中，有一張魯迅的半身像，其左右分別寫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兩句詩。

石牛：（書中的內容，顯然很吸引他。他合起刊物，背着書中的文字）「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一切……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想了片刻，重新翻開手上的刊物。）

（此時小販自台右推着雪糕車，搖着鈴上。）

小販：（一邊走一邊取出手帕抹汗）媽的，從早到現在，才做了幾塊錢的生意。（取出原先已看了一半的報紙）「今年自來水費將提高，汽水決不加價」（略頓一頓，抬頭望見學生）喂，石牛。

石牛：（回頭一望）原來是你。今天的生意好嗎？

小販：嗨，還不是老樣子。（稍頓）喂，你今天怎麼來得這樣早啊？

石牛：（下意識瞧一下手上的錶）我是來等光昆他們，待會兒要去探問王才。

小販：王才？是不是那個又矮又瘦的？

石牛：正是他。

小販：他病了，好久沒來上課是嗎？

石牛：嗯，他的家裡也發生了事情，這一個禮拜沒去上學。

小販：石牛，是發生了什麼事？

石牛：是這樣的，上個月他母親收到一封通知書，要他們搬遷。什麼「城市重建計劃」，非得搬遷不可，不然期限一到就會派人來拆除。他母親就這件事，以致內心忡忡不安，一時想不通，就去跳海自殺。可是驗屍庭却判她的自殺與人無尤！本來王才身體就很衰弱，現在又傷心過度，病倒在家裡。

小販：嗨，這世間不平的事也太多了。石牛，剛才我還以為你是來這裡……，（突然壓低聲音）來這裡示威，反對美國艾什麼的？

石牛：（笑）是不是今天這裡的警察特別多啊？

小販：你不是也看得見他們三三兩兩地巡來巡去的嗎？

石牛：阿叔，如果你看見光昆他們，不妨幫我招呼他們來這裡吧。

小販：好，好，我一定帮你的。

石牛：你太好了。（石牛重新看着自己的書。）

小販：（也看看自己手上的報）「星加坡廠商將負責今年增加的水費，不會要消費者負擔……」哼，每千加侖增價二角，每個水錶每月二元，難道還不是由我們掏腰包。真豈有此理，向什麼世界銀行貸款，就必需答應人家的條件，抽什麼衛生設備的稅？（憤而收起報紙，搖着鈴，推着雪糕車要往台左下。）

（這時，兩個警察已在台右出現。）

警甲：} 你別跑！你別跑！！

警乙：} 你別跑！你別跑！！

小販：（莫明其妙）為什麼？

警甲：為什麼？

警乙：拿出你的登記來！

小販：什麼？你們要我的登記？我不給！你們太沒理由，怎麼可以隨便要人家拿出登記？

警甲：（手指垃圾桶處）你知道那字牌上，寫着什麼東西？

小販：我不懂你們的意思。

警乙：（掏出紙和筆）你別多問，拿出登記來！

小販：這是什麼世界！誰給你們這麼大的權力，到處亂抓人……

警甲：你亂丟東西。（手指垃圾）。

警乙：你犯法！必須罰款！

小販：（略有所悟地望一眼垃圾）什麼？這是我丟的？我犯法？……你們有沒有看清楚，這些根本不是我丟的呀！

警甲：還不是你丟的？你作賊心虛，看見我們來，就

要逃走。這不是你丟的，那是誰丟的！

警乙：（對警甲說）不要跟他多講。（對小販）你不要亂喊亂叫哇，你不拿出登記來，就先抓你到警察局再說，你有什麼話，上了法庭，才去請你的律師來講……

（石牛不忍再聽下去了，見義勇為地走上前。）

石牛：你們真不講理，怎可以隨便亂抓人去警察局的呢？

警乙：你走開，不關你的事。

警甲：根據我們的法律……。

石牛：根據你們的法律就可以隨便抓人？！

警甲：他亂丟垃圾。

石牛：我今天來得比他早。我來到時，這堆垃圾早就在這裡了。你們怎麼可以誣告是他丟的呢？

（警甲、警乙竊着相互望了一眼。）

警甲：不是他丟的，為什麼他一見到我們，就要逃走。

小販：我是靠賣雪糕吃飯的呀！這裡沒生意，不是到別處去賣？正如你們必需到處跑，到處抓人，才有飯吃。

警乙：你胡說。

石牛：他也許是怕「惡狗」，才逃的吧。

（石牛和小販會意地相互一笑。）

警甲：} 你怎麼可以不尊重我們！

警乙：}

石牛：誰叫你們胡亂指人丟垃圾，胡亂抓人！

警乙：好吧，（對小販說）看你怎樣証明，這不是你丟的。

（小販和石牛為難地看着垃圾，而警察們卻站在旁邊，得意洋洋地冷笑。）

小販：（仔細看着垃圾堆裡的東西）我是賣雪糕的，怎會有這麼多的煙盒，這麼多的破報紙呢？

石牛：（高興地對小販說）對呀！這裡沒有一張雪糕紙，怎麼會是你丟的呀！

警乙：（對警甲）我守着他們，你蹲下仔細查一查。難道連一張雪糕紙也沒有嗎？

（警甲尋來了一根枯枝，就往垃圾堆裡，東撥西翻。這時亞毛和光昆自台右跑上。）

亞毛：} （他們拍着石牛的肩膀，握着石牛的手，關
光昆：} 心地問）石牛，發生了什麼事啊！

石牛：亞毛，光昆，你們來得正好，他們指阿叔亂丟垃圾，要罰阿叔「三萬」，真是豈有此理。

警甲：（當警甲要站起來的時候，忽然望見石牛手上紅彤彤的那份刊物，他嚇得退後一步，上下打量石牛一番，指着石牛的書對警乙說。）你看，你看！這個這個……

警乙：（警覺地一看，迫不及待地抓住石牛）哈哈……，你休想逃，我們要查一查你的書。

光昆：石牛，不要給他查！

（當石牛注意到時，警乙早已搶去了他的書。）

亞毛：石牛，怕什麼！讓他查！

警乙：（翻了翻幾頁之後，又看了封面的魯迅半身像半晌，才拿給警甲）還是你查一查吧，我，我什麼也看不懂。

警甲：哎呀呀，還查什麼？（搖着雙手）我們就連人和書都帶回去才說！

警乙：可是，可是那小販……。

警甲：算了吧，暫且便宜那傢伙。

警甲：}

警乙：} （於是，他們兩人上前去，一人一邊拉住石牛的手臂就要走），走，你跟我們走！

小販：}

亞毛：} 你們沒理由抓他走！

光昆：}

（亞毛拉着石牛不放。）

石牛：（掙扎）我沒犯法，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走！我不要走！！

（他們正在拉拉扯扯的時候。突然間，公園裡的另一角響起尖銳的哨子聲，接着揚起一片宏亮的口號聲，慢慢的由遠而近。而這兩個警察不其而然的放鬆了手，很狼狽的逃竄跑了。石牛、小販、亞毛和光昆他們迎向口號聲的地方望去。）

（幕在口號聲中徐徐落下。）

新

風言 蛙米虫之死

※紅襟※

蛙米蟲從米包裡到米缸裡，作了一次快樂旅行，現在雖然環境變了，牠還是過着挺舒服、挺寫意的生活。

可不是嗎？吃飽了就睡，睡够了就吃，閒來無事就在米堆裡鑽來鑽去。

「真痛快，這樣的生活，哈哈！無憂無慮……」一天，牠吃飽了，撫着一天比一天隆起的肚皮在自言自語。

話還沒完，一個粗壯的手抓起一把米，連牠也丟進沙窩裡去。

牠感到天旋地轉，滿天星斗……呀，不得了！水，水，滿眼是水，浸過了牠的頸項，牠吞了幾口冷水

可是，不好了！……水怎麼不斷地熱起來，牠不斷掙扎，掙扎……「救命！」……可是，沒有用，牠終於埋葬在熱浪裡了！

社會上也有很多不愁吃，不愁穿騎在人們頭上的蛙米蟲，牠們最終也逃不脫這條命運：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中埋葬。

「文風」不可長

◎趙耀進◎

在此時此地，剝削階級用以對付被剝削階級的工具之一——頹廢的不良文化——已經得到蔓延伸張，到處泛濫，腐蝕了不少青年的思想。其中以所得的「流行歌曲」、「新潮電影」等更是氣勢逼人，不可一世。於是不知從那裡跑出一批「知識份子」來，專門對這些「流行歌曲」等作「攻擊」，譏笑怒罵的，漸漸地，就吹起了一陣歪的「文風」來了！這一陣「文風」——專對「流行歌曲」等作其「妙文」，玩弄文字技巧。——倒獲得不少讀者的「讚賞」。

無可否認，對反動的文化作無情攻擊，是正義人士應有的責任，但，若只把矛頭對準「糖衣毒藥」作盲目進攻，而有意無意地把傳播這些「毒藥」的主人們赦免，這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看！那些從頭到尾僅僅在漫罵着「今天不回家」「負心的人」等曲子是多麼灰沮、頹喪，不可接受的；全文在高喊：「喂！醒醒吧！中毒的人！」的文章是何其之多，何其之繁

！但，總結一句：「這種虛偽不合實際的『文風』是不可長！」

也許是那些看過「肝胆照江湖」這套片子的讀者是較易體會到：「片中人物之一的小虎子，在歹徒誘惑下，染上毒癮，經過了父親的教訓、內心矛盾的鬥爭後，他覺悟了！下定決心去戒毒，在歹徒屢次誘惑威逼下，他險險地重蹈錯誤（當時小虎子下的決心是極大的，這現象是局部現象，很少見的！）。」相反的，我們對待不良文化的泛濫，而不堅持除去其幕後主使人。這種態度是治標式，迎合敵人的心意，絕對不是我們所要求的！

因此，做為一個不良文化的敵人的我們，就應該首先認清不良文化泛濫的源由，堅決採用正確的方針去實踐我們的理想，勿再浪費時間、精神于修飾那些迎合敵人心意的「妙文」上，舉起我們手上的武器，向着敵人的要害衝殺過去！

編——後——話

這一期又和大家見面了！我們感到緊張又興奮，為的是我們的工作告了一段落，新的工作又將展開了！

這一期我們整理了抗日戰爭紀念集，除了喚醒馬來亞人民記住這筆血債以外，更重要的是，喚醒更多的群眾更加密切注意日本軍國主義的重新抬頭。

在世界革命人民的鐵拳下，被砸個稀巴爛的日本侵略者，還不甘心於它們的失敗，在美帝的唆使和庇護下，這條凍僵的毒蛇——佐藤反動派蠢蠢欲動，把矛頭對準世界革命力量的碉堡——中國。心甘情願充當美帝在亞洲的馬前走卒！

就在這種黷武的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之即，一幕聳人聽聞的「三島剖腹自殺」事件被推出來了，三島的事件是佐藤反動派處心積慮、按部就班的計劃中的第一招。由三島來執行，刺激日本軍隊走上黷武法西斯主義化。很明顯的，三島的事件，使佐藤有了藉口來鼓吹武士道精神和軍國主義思想。目前，反動軍隊正在加緊進行復仇主義宣傳，正在頌揚戰爭罪魁：山本、東條。正在編造「八紘宏一」的美夢，這一切都說明了佐藤反動派是怎樣利用各種藉口來製造輿論，以激起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及「愛國思想」，這種軍國主義的愛國思想，是建立在侵略別人的領土，掠奪別人的資源上面。因為帝國主義就是侵略戰爭，帝國主義就是掠奪成性。果然，在擴張領土方面，佐藤反動派邁開戰爭的第一步，在尖閣群島的主權問題上，日本反動派和美帝互相勾結，會對那裡的海底資源進行大規模的勘探，為了方便它掠奪尖閣群島豐富的資源，日本反動派竟然狂囂到極點，硬要把原屬於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尖閣群島納於其魔掌。從這裡，佐藤反動政權猙獰的擴張政策、黷武的戰爭面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原形畢露，無所遁形！

現在不同於三十年代，今天的亞洲人民不是三十年代的亞洲人民，我們要正告佐藤反動派，你們不要翻錯皇曆，如果你們胆敢發動戰爭，世界革命人民將以革命的戰爭反擊你們的反革命戰爭，直到把你們乾淨地、徹底地消滅掉。

檢舉

(油畫) 錫勇

